

日本江戶時期的「孔廟」建築 ——朱舜水規劃的藩學校¹

黃蘭翔

國立臺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教授

摘要

從過去對中國、越南與臺灣孔廟學校的比較研究，進行京城孔廟／國子監和諸侯地方孔廟／學校之間的對照關係，已經發展出「左廟右學」的「並列型」孔廟及「前廟後學」的「中軸型」孔廟。因受「左廟右學」的京城孔廟之影響，中軸型地方性孔廟也發展出「擬並列型」孔廟之型態。

在此，經過歷史資料的耙梳，與對「江戶昌平學問所」空間配置的復原，我們發現了昌平坂學問所，也是聖廟與正廳／講堂並列的空間秩序，而且這並非是單獨的案例，那創立於平安時期初期之足利學校，屬於日本中世時代的高等教育機關，也是室町時期至日本戰國時期，日本關東地區的最高學府，它也是以聖廟（孔子廟）與祈禱殿／御宮殿／書院／庫裡等前後兩部分的建築並列的配置方式呈現。

但是，日本的孔廟學校（藩學或藩校）並非完全模仿中國孔廟建築規制建造。若實際走訪調查日本藩校，可以發現其設施可以大略地分為關於知識修習研讀的「文」，與以及各種武藝練習與教授的空間之「武」的部分。與前者相關的空間有講

1. 本文是作者於2015年6月至2016年2月受日本京都工藝纖維大學聘任為 KYOTO Design Lab 的特任教授期間，在日本研究收集資料，並且實地查訪今日在日本仍然留有遺跡的藩學校所得的成果之一部分。

收稿日期：109年3月10日；通過日期：109年4月20日。

堂以及儒學、國學、洋學、兵學等各學科目的學舍一群建築，以及以文武各種設施為中心之事務館、教官住宅、寄宿寮、食堂、廚房等設施。另外，也發現現存的藩學校大都是德川江戶時代興造，特別重視祭祀孔子的聖廟（聖堂、大成殿）的設置，作為學校的精神象徵。

藩校是東亞建築史脈絡裡的一部份，但是，過去日本建築史的架構裡，重於古代有日本固有建築樣式的神社、傳統的皇族寢殿住宅與傳自中國大陸的佛教寺院、律令國家制度的宮殿，以及後來經過中世、近世發展的書院造住宅、城郭、茶室、都市住宅的町家等建築類型與樣式，但類似中國的孔廟、試院、書院建築等的儒教建築卻不被論及。

本文是以儒學藩學校建築來補足過去東亞文化圈建築論述的遺漏，另一方面也以日本固有傳統建築文化為本，觀看文化中心地中國以外的國家，是如何接受、改變來自中國的儒學思想與儒學建築之樣態與變遷。結果，可以發現有趣的現象，固然江戶時期的儒學建築受到當時從明朝末年歸化日本的中國儒學者朱舜水之影響，但是多數卻是直接繼承中國古代太學的學校傳統，或是直接借用其固有建築的寢殿宅邸與神社建築，從事日本的藩學校講堂與祭祀孔子的聖殿之建造。因限於文章篇幅，本文僅討論了受朱舜水影響的藩學校，其他的課題都還來不及申論，只能留待以後再進行分析與論述了。

關鍵字：東亞建築史、孔廟、藩學 / 藩校、文武兩道、泮宮 / 泮水、朱舜水

一、前言

廣義言之，「孔廟」建築可以包括發源於中國，傳播於東亞各地區內與儒教相關的建築，其包括支持儒教信仰與教育，甚至與國家社會運作有所關連之種種建築。²具體而言，如中國祭祀孔子及儒學者的孔廟，或是官方從事儒學教育與科舉選拔人才之國子監、各級行政階級的府學、州學、縣學等設施，或是屬於私人創學有關的書院等設施，甚至包括朝廷的宗廟到民間的家祠，以至於為祈求科舉考試成功的文昌宮等等的民間信仰設施，這些建築設施都可以總括在本文所要討論的「孔廟」建築範圍裡。

根據我們的調查經驗，在儒教文化圈內的東亞各國都可以發現「孔廟」建築。如中國北京的京城孔廟與國子監，韓國首爾的成均館，越南河內的文廟（孔廟）與國子監，甚至日本東京的湯島聖堂（孔廟）。相對於中國的府學、州學與縣學，韓國有鄉校、日本有藩校（藩主建立的學校），越南有斯文址等設施。關於書院建築，在韓國、臺灣亦設置了大量的書院建築。至於祭祀祖先的祖廟與太廟，在首爾有宗廟，在越南順化有世廟與興廟，以及日本獨特的天皇陵墓、豐臣秀吉的豐國神社及德川家康的日光東照宮等靈廟建築。關於民間的祖先崇拜，在中國、韓國、日本、越南、琉球與臺灣都有祭祀祖先的各種建築形式。

就寡聞的筆者而言，以上述如此寬廣的視野視察東亞地區的「孔廟」建築之文章甚少，而我曾經對存在於中國、越南與臺灣的孔廟建築作過討論，³思考在空間上的京城孔廟與地方性孔廟有何不同，該文論述了京城、地方各級行政城市的孔

2.本文以「孔廟」表示廣義性孔廟建築，若無「」孔廟用詞則僅表示一般孔廟與學校結合的設施。

3.黃蘭翔，〈孔廟建築配置在中國、越南與臺灣的變遷〉，收錄於《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2008.12），頁329-350。

廟分別與太學、各級學校結合的基本想法，也間接論及了中國山東省曲阜孔廟的起源與依附行政體系內所興建築的孔廟之異同性。曲阜孔廟其實源自中國家祠舊慣，亦即起源於為祭祀孔子本身亡魂的廟宇；另一則是歷代皇帝為提高統治的正當性，以及強化儒家思想作為國家舉才的科舉制度之中心，經過不斷的追諡孔夫子與將孔廟置入學校，讓孔廟與學校相結合而成為另一種類的孔子廟。後者的孔廟在整合自周代以來的辟雍和泮宮與祭孔儀式的結果，這就是我們所熟悉的與辟雍結合的京城孔廟，以及與諸侯泮宮結合後在各地府學、州學、縣學的孔子廟。臺灣的臺南、彰化、新竹、臺北孔廟是屬於後者。

就是結合天子的辟雍與諸侯的泮宮，因而分別發展成為京城孔廟與地方孔廟的不同。進一步，其各別發展出「左廟右學」的「並列型」孔廟及「前廟後學」的「中軸型」孔廟。因受「左廟右學」的京城孔廟之影響，中軸型地方性孔廟也發展出「擬並列型」孔廟之型態。（圖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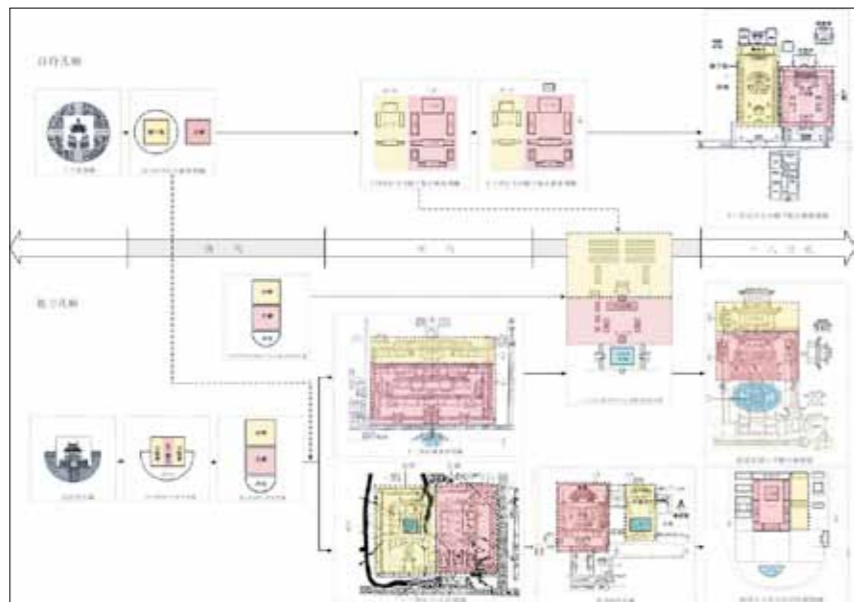


圖1 中國、越南與臺灣孔廟配置演變圖，圖片來源：黃蘭翔，《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南港：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專題中心，2008年12月，頁378。

中國古代學校制度的辟雍泮宮之制，到了唐代的7世紀前半，出現了在辟雍泮宮之內興建孔廟的動向。因而讓這種「學廟結合」的制度成為中國孔廟與學校的傳統，但與天子所設的學校（辟雍）或在諸侯所設的學校（泮宮）內置祭孔設施的空間概念是不同的。具體而言，辟雍與孔廟並立，成「左廟右學」的「並立型」孔廟，但泮宮與孔廟的結合，卻是「前廟後學」的中軸型孔廟。後來中軸型孔廟也受到並列型孔廟的影響，出現了「擬並列型」孔廟。而數量最多的中軸型孔廟，其實就是孔廟置於學校正殿與泮池之間，但是後來孔廟大成殿逐漸增大其建築量體與規模，在後面的學校明倫堂與前面的泮池水逐漸縮小其規模。後來泮池變成只有象徵意義的半月池，明倫堂逐漸改建於孔廟的右側或是左側，但是原有泮池的位置卻沒有跟著學校的明倫堂而更動，卻仍留在孔廟建築的正前方，這就是今日我們常見的孔廟的型態了。

二、儒教漢學的傳入日本

（一）儒教思想的傳來

根據中山九四郎的《日本文化と儒教》，知道日本在神功皇后（在位：神功皇后元年10月2日-神功皇后69年4月17日）征服朝鮮半島的新羅、百濟與高句麗三韓之後，接著是約有400年，致力吸收朝鮮半島文化（當然其是屬於中國大陸文化的

分流或是支流)的時代。⁴ 儒教漢學就是在這個期間傳進日本，基本上與日本固本流發展脈絡沒有太大的不同，也與列聖之想法沒有違背，雖然緩慢，但是確實順利地傳到日本來。⁵

又，根據江戶時期的國學儒學者松下見林（1637-1704）的《本朝学原浪華鈔》有如下的記述。

凡諸博士依番上下。講明經學。相代有年月。非神功皇后之大神靈。不能致之。由是儒教生焉。

又，佛教也在欽明天皇（在位539-571）統治時期傳來日本，但是沒有儒家般的史實。於「書記」中記載了在敏達天皇（572-585）不信佛法，卻愛文史。所謂的文史，就是指儒教漢學的文章史傳中的歷史詩文，也通五經的學問。在敏達天皇時期，佛教尚未普及，因此天皇喜愛的就是儒教漢學的文史。⁶ 可知在西元6世紀，儒家漢學已經傳入日本，並且為天皇周邊的高官貴族所喜愛。

4. 本文雖然採用中山九四郎的說法，認為神功皇后是實存的人物，其實這是日本明治維新之後到太平洋戰爭（1941-1945）戰敗為止，學校教育的日本史觀。如今的日本學界並存實存派與非實存派的實際狀況。現代的日本史學者直木孝次郎（1919-2019）認為，神功皇后是以齊明天皇與持統天皇為模型虛構的人物。《日本書紀》中關於神功皇后攝政期間曾數次赴中國入貢的描述，現今被認為是《日本書紀》的寫作者為了湊合大和朝廷和「卑彌呼」之關係而編造出來的內容。過去，在中國吉林出土的廣開土王碑，曾記載的日本於辛卯年征韓之事，其時間與神功皇后的事蹟不謀而合，古時候被認為是神功皇后存在的佐證，而今學術界則認為只是巧合。為了避免天皇之位於歷史上長時間空置的情況，日本在明治維新以前將神功皇后視作天皇或準天皇的地位，也曾在明治維新時期發行印有神功皇后肖像的紙幣。此故事在1880年代正式寫入教科書，直到太平洋戰爭後才被廢除。「神功皇后」，《維基百科》，網址：<https://zh.wikipedia.org/wiki/%E7%A5%9E%E5%8A%9F%E7%9A%87%E5%90%8E#%E7%8F%BE%E4%BB%A3%E7%A0%94%E7%A9%B6%E8%88%87%E6%87%B7%E7%96%91>（2020.4.18瀏覽）。

5.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東京：刀江書院，1935.9.18），頁20。

6.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21。

（二）受儒教影響的日本文化：「我主彼從」與尊重忠道之論述

自從日本國史上明文記載從應神天皇（在位270-310）的治世開始至今，日本採用了儒教漢學治國已有1600餘年悠久歷史，從朝廷制度、國家法律、君臣上下的道德、學問、文書、稱呼、百般文物、各種典章制度到種種的事項，或已成為國本的一部分，或協助了國家的基本運作，或成為國家的雙翅，或作為參考。雖然「漢學」這個稱詞，是從中國、朝鮮半島傳來日本的外來的事象，但是事實上，已成為日本學的一部分。從其具有的力量與感化力，依然莊嚴地存在，或作為道德上的權威，或作為政治上的教訓，或作為文學典故之根據，正是東洋文化研究的一大本源，也可以作為西洋文化研究的參考，經常在學界上佔有相當的優勢，蓄積了龐大的勢力以至當今的現代。⁷

從古代以來，亞洲文化不斷地對日本文化給予輔助性、輔導性，或是衝擊性的作用。其亞洲文化主要有中國的儒教、印度的佛教，在明治以前，有不少文化經由中國，傳來日本。其中的儒教與佛教，更是對輔助日本精神文化上有重大貢獻的文化。神道是日本固有大道，以雄偉的建築為比喻，它就好像是鋪有基礎的大柱，儒教是其小柱梁，佛教如其上的裝飾一般。⁸

儒教漢學尊祖敬神，重視忠君孝親，夫婦有別，兄友弟恭，誠信於朋友，長幼有序，守禮尚義，斥利就仁。這些都符合於日本固有的精神道義，並不違背。因此傳來日本之初，它就輔翼改善了日本的精神道德，讓政治得以有進步的發展，讓文學更為廣博麗雅，非但從道德、政治與文學三大方面影響了日本，在國家社會百般的制度、風俗、技藝、事物等，幾乎各方面，都從開始就受到儒家漢學的感化之影響。⁹

7.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1。

8.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5-6。

9.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54。

於江戶末期的學者，也是水戶藩的藩士，水戶學藤田派學者藤田東湖著有《弘道館記述義》有如下的記述。¹⁰

聖子神孫。既法其大經。君臨億兆。而更資西土之治教。以扶綱常。以叙人倫。

抑其資道於周孔者。固在培養斯道。而不在捨此從彼也。云々。

這意思是說，日本雖然從儒教漢學或是從唐朝學了很多豐富的文化與種種的典章制度不少，但是絕非「捨我從彼」，而是「我主彼從」的具有見識性的學習。

（三）日本上古王朝時代的祭孔釋奠儀式

中山九四郎根據《續日本後記》¹¹，指出仁明天皇（在位833-850）具有「叡哲聰明。包綜衆芸。最耽經史。講誦不倦。能練漢音。辨其清濁。柱下漆園之說。群書治要之流。凡厥百家。莫不通覽。兼愛文藻」之修行，開始舉行文宣王（孔子）釋奠於紫宸殿，親自講述尚書。又，根據《三代實錄》¹²，知道清和天皇（在位858-876）具有『性寬明仁恕、好讀書傳』的學問與德行。而且，整理祭孔的釋奠儀式，頒佈釋奠之制到「五畿七道」國內各地方藩國。¹³

宇多天皇（在位887-897）信任儒家出身的菅原道真（854-903）¹⁴，讓他發揮了儒學才華，也曾要畫工將殷周以來的32名臣人像於紫宸殿障子上，有稱其為「聖

10.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54。

11. 《續日本後紀》，成於日本平安時期的歷史書。日本《日本書紀》《續日本紀》《日本後紀》《續日本後紀》《日本文德天皇實錄》《日本三代實錄》六部國史中的第四部，敘述仁明天皇天長10年（833年）至嘉祥3年（850年）間18年的歷史。

12. 日本六部國史中的第六部，敘述清和天皇、陽成天皇、光孝天皇3代，從天安2年（858年）8月至仁和3年（887年）8月間30年的歷史。

13.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44-45。

14. 菅原道真（854-903），日本平安時期（794-1185/1192）的貴族、學者、漢詩人、政治家。參議菅原是善的三男。官位曾經擔任過從二位 / 右大臣。贈正一位 / 太政大臣。

賢障子」之美事。¹⁵ 還有，他讓位給醍醐天皇（在位897-930），自己則進行著書工作，作為後代新即位天皇的警戒座右銘。¹⁶

在醍醐天皇的治世，繼承了先帝尊重儒學之風，傳給後代子孫。要求紀長谷雄（845-912）¹⁷ 講述《群書紀要》（唐太宗要魏徵等人編纂的儒學帝王學的書籍），於「延喜式」¹⁸ 記載了大學等制度之美，齊備文物，可稱其度興盛一時，在「延喜式」裡也詳細記載了祭孔的釋奠儀式。¹⁹

（四）古代日本王朝的學制

在天智天皇（在位668-672）的治世，習得五經意義，創設了學校，以百濟人鬼室集斯為「學職頭」，也稱他為明五經的學者。在淡海三船的《懷風藻》²⁰ 裡記述了「創學校。制典禮。憲章文物。燃然可見」。²¹

在文武天皇治世（在位607-707）時的《大寶令》²²（701）以後，開始有了齊

15. 在此要感謝本文的審查委員告知這裡的障子，並非後世今天常見紙拉門，而是平安時期常見的「襖障子」或是「衝立障子」，因為是在宇多天皇的10世紀以前，所以很可能是「衝立障子」。還告知川本重雄所著的〈寢殿造の柱間寸法～変化とその意味～〉（收錄於《日本建築学会計画系論文集》卷713，2015年7月，頁1653-1660）相關研究。

16.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45。

17. 紀長谷雄（845-912）從平安時期（794-1185/1192）前期至中期，擔任公卿 / 文人。

18. 延喜式，它是平安時期中期所編纂的「格式」（關於律令的施行細則），弘仁格式、貞觀格式、延喜格式三代格式之一。

19.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45。

20. 現存日本最古漢詩集。

21.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33。

22. 大寶律令，是參考唐律令。制定於701年（大寶元年）的日本律令。「律」有6卷，「令」有11卷，全17卷。大寶律令日本史上最早齊備律與令之正式律令。

備之教育制度。並且，當時尚未有教育的專責行政之省，而是屬於式部省²³的管轄。這部《大寶令》規定了學校是大學寮（即所謂的大學）與陰陽、典藥、雅樂3寮和國學。置3寮於京都，國學則被置於各個國府²⁴。在這些各個學校裡，大學寮被設置的最為完備，也成為其他學校的規範，在平安時期（794-1185/1192），相繼成立的私立學館，其與大學寮有密切的關係，如比叡山等其他僧侶修行的學院組織，也模仿自大學寮的制度。²⁵

中國唐朝的學校，廢除大學與四門學校之區別，但是日本設置了唯一的「大學」之學校。²⁶至於日本的私立學館，有弘文院、勸學院、學館院、淳和院、獎學院、文章院、以及完全屬於私塾的菅原氏之紅梅殿與大江氏之江家文庫、綜藝種智院。

（五）幕府武家時代之第一期的儒教漢學

1. 武家時代第一期（鎌倉時代至豐臣秀吉統治結束）

鎌倉幕府之前的王朝時代末葉，藤原敦光（1063-1144）²⁷被命為「大學頭」

23. 式部省是日本律令制下八省之一。但曾在天平宝字2年（758）至同8年（764）之間，改稱文部省。掌管大學寮與散位寮二寮。

24. 國府，日本奈良時期（710-794）至平安時期（794-1185/1192），「令制國」制度下的國司，設置執行政務的設施之國廳所在的都市，稱為國府。「令制國」是根據日本的「律令制」而設置日本地方行政區分。

25.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34。

26.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59。

27. 藤原敦光（1063-1144），平安時期（794-1185/1192）後期文人、儒學者。藤原式家、右京大夫、藤原明衡之子。官位為正四位下、式部大輔。

的時候，當時作為國家制度的祭孔祭典尚未完備，搢紳²⁸學生無處可以容身，也食無可食，沒有寮舍可住。私學校也不能倖免，也與大學一樣逐漸荒廢。在高倉天皇（在位1168-1180）的治承元年（1177），京都發生大火，大學寮與私學也都被燒成灰燼。²⁹

在鷲尾隆康³⁰的《二水記》記載，於應仁之亂（1467-1478）以後，後柏原天皇（在位1500-1526）的永正年間（1504-1520），「大學寮」逐漸荒廢，它的舊址變成一片茶園，孔子廟的基址只存留於土中。³¹

長尾景仲（1388-1463）³²受到上野国白井³³的上杉憲實（1410-1466）³⁴的薰陶影響，在上野国白井興建了孔子聖廟，設置講堂，每月與部下共同傾聽講義；與世々肥後³⁵守護的菊池重朝（1449-1493）³⁶，於文明9年（1477），在肥後的隈府興建孔子廟，舉行春秋釋奠，講述經典；這兩件事被視為東西一對好學的美事。³⁷

28. 古時官吏插笏於紳帶間，故稱仕宦為搢紳。《莊子·天下》：「其在於詩、書、禮、樂者，鄒魯之士、搢紳先生多能明之。」《晉書·卷二五·輿服志》：「所謂搢紳之士者，搢笏而垂紳帶也。」也作「緝紳」。稱地方的紳士。也作「緝紳」。搢紳錄的簡稱。

29.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62。

30. 鷲尾隆康（1484-1533），室町時代（1336-1573）公卿、歌人。官仕正二位權中納言。著書有《二水記》《新菟玖波集》。

31.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62-63。

32. 長尾景仲，室町時代中期武將。山内上杉家的宰相，曾任上野/武藏守護代。也是上野群馬郡白井城主。

33. 現在群馬縣澀川市白井。

34. 上杉憲實（1410-1466），室町時代中期武將、守護大名。關東管領、上野/武藏/伊豆守護。任關東管領，聞名於重新振興足利學校與金澤文庫。

35. 肥後國，日本古代的「令制國」之一，屬西海道，又稱肥州。肥後國的領域大約為現在的熊本縣。

36. 菊池重朝（1449-1493）是菊池氏第21代當家。第20代當家菊池為邦嫡男。官位從四位下。肥後守。幼名は藤菊丸。通稱為十郎。他的名字，從菊池氏隆盛時期當家武重拿了一字，而稱重朝。

37.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69。

足利學校最早的所在地，足利市的東南四町處的毛野村大字岩井的十念寺附近，因為洪水氾濫，所以學校被移至現在所在地的栃木縣足利市。其前身起自王朝時代的小野篁（802-853）³⁸於國學舊址，創立足利學校，後來經過滄海桑田的變遷，現已不可考其所在地。在光明天皇（在位1336-1348）的貞和年中（1345-1350），當足利基氏成爲「關東領」³⁹時，重新興建足利學校。到了後花園天皇（在位1428-1464）的永享11年（1439），上杉憲実成爲關東領時，進一步修築學校，捐贈學田，從中國找來經籍贈與足利學校，以鎌倉円覺寺僧的快元爲「校主」（學校住職），教育養成不少的學生。⁴⁰（圖2、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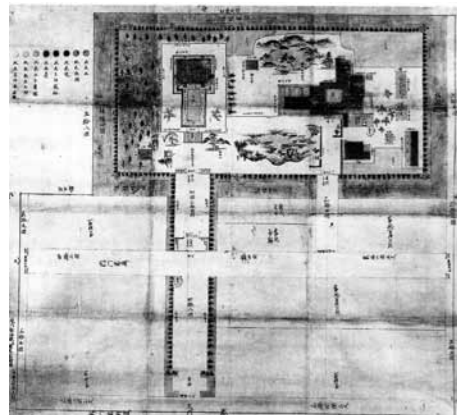


圖2 寬文年間（1661-1673）作成的足利學校「境内惣坪数並諸建立物繪」，圖片來源：史跡足利學校事務所、足利市立美術館，《足利學校：日本最古の學校 学びの心とその流れ》，平成25年11月28日再版發行，頁14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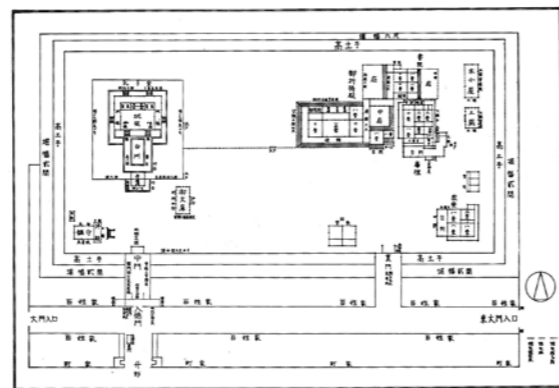


圖3 文久2年（1862）壬戌年3月的足利學校圖，圖片來源：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學校建築と教育》，頁105。（原圖收錄於《日本教育史資料》附圖）

38.小野篁（802-853），平安時期（794-1185/1192）前期公卿、文人。

39.關東管領，南北朝時期（1336-1392）至室町時期，室町幕府設置爲了輔佐鎌倉府的長官鎌倉公方之官職名。

40.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頁72。

2. 武家時代第二期（江戶時代的近世）

江戶幕府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在任1680年-1709年），新建幕府大成殿於東京湯島，於元祿4年（1691）2月11日，舉辦了第一次由幕府所主辦的釋奠儀式。⁴¹綱吉信仰虔誠，新廟落成，讓其祭祀儀式齊全，尊崇古式的釋奠，他於當天釋奠完畢之後，捐贈千石的大成殿祭祀費用，還支付給大學寮學生獎學金與薪水，讓防火設施齊備，令諸侯選出聖堂的消防責任者。綱吉座席於聖堂，諸老臣以下的儒學臣子，群集聆聽綱吉講述經書。接著，舉辦酒宴，演奏音樂與能劇，授予信仰儒學以下的家族、門生束帛，綱吉於申時回到城內。這次綱吉於湯島聖堂所舉行的釋奠儀式，成爲了幕府釋奠儀式的典範案例。從此以後，綱吉也按照慣例，前往湯島聖堂講經，直到寶永2年（1705）爲止。

須藤敏夫根據《憲廟實錄》⁴²，指出於元祿5年（1692）2月13日，前往祭拜之時，奉納儀刀一口、馬資金一枚、寄楠香一棵，並且在暫時搭設之閣房，觀覽了釋奠儀式進行。儀式之後，綱吉前往行殿，講述了《論語》〈學而篇〉。又於6年2月21日的釋奠，也同樣講述〈學而篇〉，這一年的8月6日秋丁⁴³，也舉行了釋奠與講經活動。在那之前，只在春丁舉行釋奠講經，因爲將軍前來參拜，擁有崇聖之志的各地方城主（大名）無法參與，於是爲了大名的參與膜拜之方便，在秋丁也舉行釋奠儀式。⁴⁴

41.犬塚遜（1750-1813）著，《昌平志》「元祿4年（1691）2月11日の条」（1818年），收錄於文部省御藏版《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卷（東京：合資會社富山堂印刷發行，1892年6月22日），頁19-20。

42.柳沢吉保，荻生徂徠，太宰春台，《憲廟實錄》（東京：岩波書店，1989-1991）。

43.秋丁爲農曆八月第一個丁日。歷史上將祭祀孔的日子訂在「秋丁」這一天。所以在（宋）吳自牧所著的《夢梁錄》「八月」，有「八月上旬丁日，太宗武府庠縣學俱行秋丁釋奠禮」；另外，在（明）陶宗儀的《輟耕錄》「丁祭」，有「（王文康）既達北庭，值秋丁，公奏行釋奠禮，世祖說，即命舉其事」記載。

44.須藤敏夫，《近世日本釈奠の研究》（京都：株式會社斯文閣，2001年3月5日），頁34。

三、江戶時期日本藩學校之設施

日本建築史的架構裡，於古代有日本固有建築樣式的神社、傳統的皇族寢殿住宅與傳自中國大陸的佛教寺院、律令國家制度的宮殿，以及後來經過中世、近世發展的書院造住宅、城郭、茶室、都市住宅的町家等建築類型與樣式，而類似中國的孔廟、試院、書院建築或是韓國的鄉校、書院等的儒教建築卻不被論及。在論述以中國為始，包括韓國、日本、琉球、臺灣與越南的東亞文化圈的建築時，通常以東亞共同存在的都城宮殿與佛教寺院為論述的對象，唯獨缺漏了儒教建築。⁴⁵

但是，就如上述，日本自古以來即受中國儒家漢學的影響，也存在對於孔子的釋奠祭祀，自從鎌倉幕府武家政權後，似乎儒家的影響處於式微的狀態。然而進入德川幕府統治的太平治世，一方面為求政治的安定，開始重視儒家君臣、父子、夫婦、兄弟的人倫秩序之政治統治之術，另一方面結合西方文化的東漸，及其原本重視實學的傳統，其所建構的教育藩內武士與庶民的學校課程，除了儒家經典之外，也導入了化學、醫術與武術等的學科，也以此為本進行藩學校的學園規劃與設計，出現了日本江戶時期藩學校的蓬勃的發展。

就其藩學校的設施內容而言，可以大略地分為關於知識修習研讀的「文」與以及各種武藝練習與教授的空間之「武」的部分。與前者相關的空間有講堂以及儒學、國學、洋學、兵學等各學科目的學舍一群建築，以及以文武各種設施為中心之事務館、教官住宅、寄宿寮、食堂、廚房等設施。另外，因為現存的藩學校大都是德川江戶時代興造，特別重視祭祀孔子的聖廟（聖堂、大成殿）的設置，作為學校的精神象徵。城戶久與高橋宏之在《藩校遺構》⁴⁶稱藩學校的設施，儼然如同現代

45. 太田博太郎著，黃蘭翔譯注，《日本建築史序說》（臺北：南天書局，2018.8.1）。

46. 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東京：相模書房，1975.7.15），8-9頁。

的綜合性大學，甚至就學生住宿的寄宿寮、教授住宅，以及學習武藝的設施齊全這一點而言，對於現代大學而言，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的規模。⁴⁷

雖然藩學校校舍具有「文」與「武」的設施配置，但是藩學校的代表「昌平坂學問所」（1690），卻僅有「文」的設施，關於「武」的設施，可以設置於寬文8年（1668）的岡山藩學校，看到「馬場」的「武」設施。雖然就日本藩學校之設置主旨而言，原本僅獎勵儒學的興校，然而就因為學校是為教育養成武士，自然教育內容亦重視武藝的精進，「武」設施的設置也不能偏廢。在文化文政年間（1804-1829）以後設置的藩學校就出現「文武兩道」設施齊備的姿態出現。以寬政年間（1789-1801）為分界點，於天明3年（1783）的尾張藩明倫堂，僅有弓術場，但成立於享和3年（1803）的會津若松藩日新館，就設置了劍術場、槍術場、弓術場、居合術場、柔術場、砲術場（圖4、5）等齊全的教授武藝之場所。⁴⁸

關於「文」的部分，設置了多人數齊聚一堂學習的講堂，以講堂為中心的藩學校，或是以「學舍」、「學寮」為中心，設置分科目少數人學習之「教場」，設置了多數小教學場所之藩學校。以講堂為中心者，

47. 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9。

48. 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9-10。



圖4 會津若松藩日新館砲術場「練場」（照片之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圖5 會津若松藩日新館砲術場「練場」（照片之二），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有津藩伊賀上野崇廣堂（1821）、長門萩藩明倫堂（1718）等學校；以學舍、學寮為中心者，有陸前仙台藩養賢堂（1760）、常陸水戶藩弘道館（1838）、幕府昌平坂學問所（1690）等學校；設置兩者折衷設施者，有備前岡山藩學校（1668）、備前岡山藩閑谷學校（1673）、陸前岩出山藩有備館（1692）、尾張藩名古屋明倫堂（1749）、備後福山藩誠之館（1853）等學校。⁴⁹

在江戶時期藩學校尚未成立之前，戰國時期各國武士將領，即使在戰爭時期，亦有引進儒學者，聽取他們的治理之道。後來的德川幕府制訂封建體制，諸侯之間也盛行好學之風，各處的藩主招來儒臣，獨自聽學，後來一般藩士也被同意陪同在旁聽講。不久之後，出現以一般藩士為中心的講學活動。從此之後，講堂就逐漸與藩主的生活空間分離，以講堂為中心的藩學校於焉誕生。⁵⁰

因為講堂是為眾人聽學而出現的建築，因此以盡可能設置容納多數人的「廣間型」講堂。其內部空間平面，有分外部、內部柱子之外，以及內部三個依序的等級空間，這是在重視階級格式的時代，武士與庶民共學還尚未普及時候的平面構成。當藩學校逐漸開放給一般庶民也可以進入聽講時，自然那廣間型講堂就成為普遍採用的形式。備前岡山藩學校（1668）、備前岡山藩閑谷學校（1673）就是這類型的代表性講堂。讓庶民自由入學，廣間型講堂就是這個時代學校特殊的講堂構成與空間設計手法。⁵¹

講堂另外一類型為附加有床之間、違棚、付書院之空間裝飾的「書院造」講堂。如加賀金澤藩明倫堂（1839）、肥前佐賀藩弘道館（1781）的講堂，就存在「上段之間」、「床之間」，屬於日本建築之「書院造」一室的廣間型講堂。⁵²

廣間型講堂建築本身，大約為一正方形的獨立一棟建築，內部空間為一室的大廣間，有如備前岡山藩學校（1668）、備前岡山藩閑谷學校（1673）、津藩伊賀上野崇廣堂（1821）、長門萩藩明倫堂（1718）等學校。書院造的講堂，雖然各室分開，但又連續成一間大空間，有如陸前岩出山藩有備館（1692）、常陸水戶藩弘道館（1838）、幕府昌平坂學問所（1690）、備後福山藩誠之館（1853）等學校。還有將講堂與學舍設計在一棟建築之內的綜合型講堂，有如陸前仙台藩養賢堂（1760）。⁵³

進一步言之，江戶時期的官學、藩學校、鄉學的教育，起初是以儒學為中心而興辦的學校，自然設置了祭祀孔子的廟宇、聖堂（大成殿）。以某種程度而言，聖堂要比講堂與其他的學舍更為重要。甚至以極端而言，幕府昌平坂學問所可以視為就是湯島聖堂（孔子廟）的設施。聖堂有幾種不同的稱法，有稱為聖廟、文廟、大成殿，或是先聖廟等等。但是都是在此地放置孔子像，或是掛上孔子畫像，年年舉行祭祀孔子的釋奠、釋菜儀式。⁵⁴

若按明治23年（1890），由日本文部省編纂完成的《日本教育史資料》所列的247所藩學校，其中也整理了聖堂相關資料。知道設置聖堂者，有54所；於文場的一處，設置孔子聖像者，有25所；於舉行釋奠儀式時，掛出孔子聖像畫者，有52所；沒有記述聖像與聖畫的學校者，有34所；完全沒有祭祀孔子聖堂之設者，有51所；無法判斷之學校，有26所；祭祀孔子以外的儒學者；有5所。因此，擁有完全獨立聖堂的學校者，佔有約20%左右。⁵⁵

關於聖堂的平面空間配置，表現出與其他日本建築空間有幾個不同的特質。其一是在正面分左右入口，並設有對應的東階與西階，甚至有空間的東廡與西廡

49.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11-12。

50.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17。

51.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17-18。

52.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18。

53.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16-17。

54.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0。

55.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0。

設置。另一是於聖堂前面備有稱為泮水的水池。設置東階與西階者，有下野足利學校聖堂（1668重建；圖6、7、8）、備前岡山藩學校講堂（1669；圖9、10、11、12）、備前岡山藩閑谷學校聖堂（1664；圖12、13、14）等處。有東廡與西廡者，有江戶上野（寬文元年）聖堂（1661）、朱舜水聖堂模型（1670）⁵⁶、江戶湯島（元祿3年）聖堂〈湯島聖堂釋奠圖〉（1690；藏於



圖6 足利學校孔子廟側影，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1.21拍攝）



圖7 足利學校孔子廟大成殿正面，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1.21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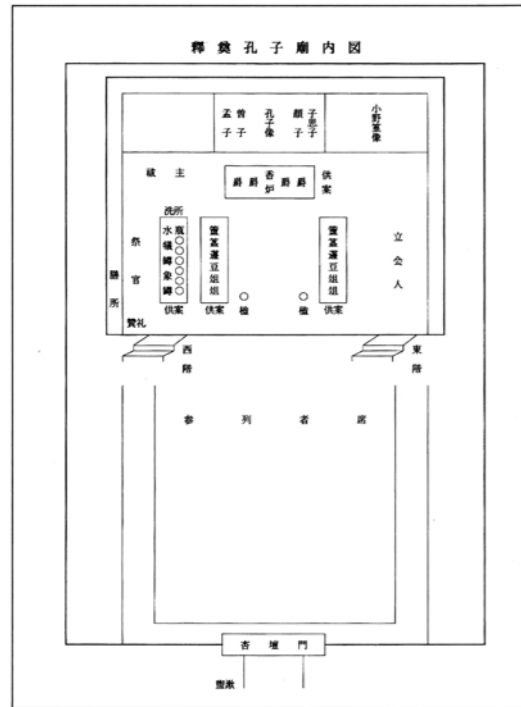


圖8 足利學校「釋奠孔子廟內圖」，圖片來源：史跡足利學校事務所、足利市立美術館，《足利學校：日本最古の学校 学びの心とその流れ》，平成25年11月28日再版發行，頁113。

56.城戸久雖然指出藏於水戸市彰考館，由朱舜水所製作的大成殿模型入口有東階與西階之設，但是從他自己所著的《藩學建築》所載的模型照片，並不能看出有東西階梯之設。



圖9 上：岡山藩學校圖（《日本教育史資料》附圖），圖片來源：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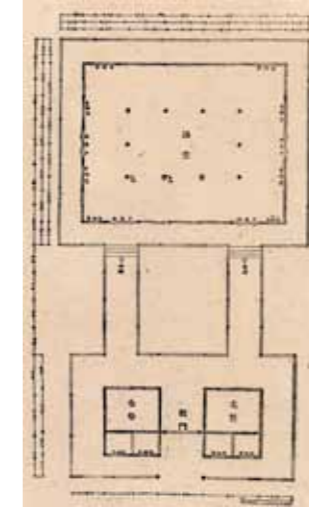


圖11 備前岡山藩學校講堂校門平面圖，圖片來源：城戸久，《藩學建築》，京都市：株式會社養徳社，1945年12月10日，頁2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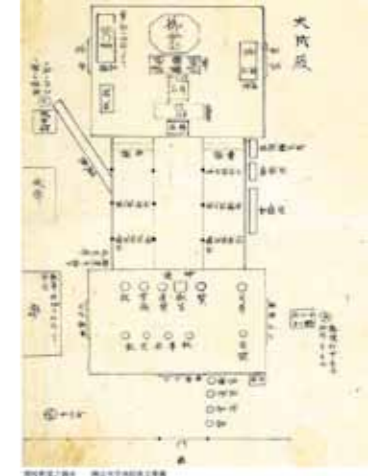


圖12 閑谷學校釋菜之儀（岡山大學池田家文庫藏），圖片來源：閑谷學校創學330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錄部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錄》，平成24年6月8日，頁65。



圖10 岡山藩學泮池、泮橋與左右兩塾，圖片來源：城戸久，《藩學建築》，京都市：株式會社養徳社，1945年12月10日，圖版一。



圖14 閑谷學校聖廟（孔子廟），圖片來源：閑谷學校創學330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錄部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錄》，平成24年6月8日，頁61



圖13 東階、西階與大成殿正面，圖片來源：閑谷學校創學330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錄部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錄》，平成24年6月8日，頁63

斯文會；圖15）、肥前佐賀藩多久學校聖堂（1708）、江戶湯島（寬政11年）聖堂（1799）、長門萩藩名倫館聖堂（1848）等處。另外，於聖堂前設置泮水者，有備前岡山藩學校講堂（1669）、朱舜水聖堂模型（1670；圖16、17）、備前岡山藩閑谷學校聖堂（1664）、長門萩藩名倫館聖堂（1848）。⁵⁷



圖15 〈湯島聖堂釋奠圖〉（藏於斯文會）。關於此圖，有一說是元祿4年（1691）湯島聖堂落成時，最早的釋奠儀式樣態。但是這個說法被定否了。可以看出聖堂入口有東階與西階之設，圖片來源：橫島菜穗子，〈「湯島聖堂釋奠圖」について〉，收錄於《孔子祭復活百周年記念事業：草創期の湯島聖堂—よみがえる江戸の「学習」空間》（筑波大学大学院日本美術史研究室編集），東京：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2007年10月6日，頁24-2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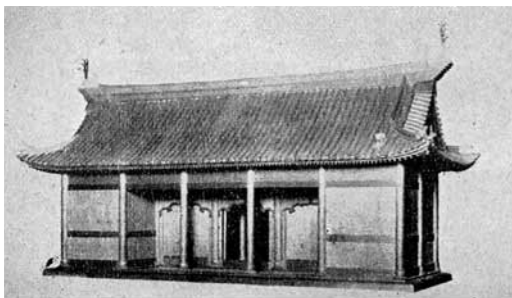


圖16 朱舜水聖堂模型；大門模型（水戸彰考館所藏），圖片來源：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近世日本の儒学》，福島甲子三編，東京：岩波書店，昭和14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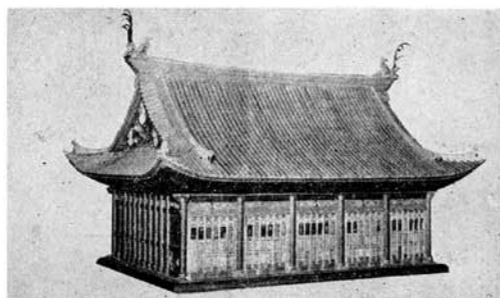


圖17 朱舜水聖堂模型；大成殿模型（水戸彰考館所藏），圖片來源：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近世日本の儒学》，福島甲子三編，東京：岩波書店，昭和14年8月。

57.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3-24。

關於聖堂與講堂入口分東階與西階的作法，不但就如飯田須賀斯氏所指出，這種作法就如《儀禮旁通圖》的「寢廟辨名圖」所示東階與西階⁵⁸（圖18），其實就如清代學者張惠言、焦循等人，研究上古時代時代的著書《釋名》《爾雅》的儀禮，而繪製出來的圖示（圖19、20），可以知道東階與西階制度起源自中國式古時代。⁵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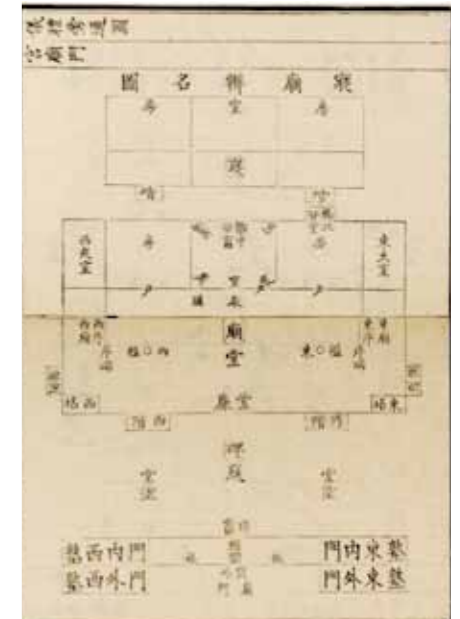


圖18 《儀禮旁通圖》的「寢廟辨名圖」之「宮廟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宋）楊復撰，《儀禮旁通圖一卷》「寢廟辨名圖」之「宮廟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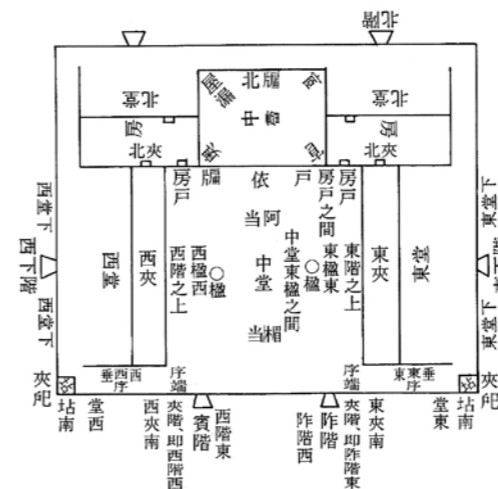


圖20 焦循《群經宮室圖》「宮圖八」，圖片來源：（清）焦循《群經宮室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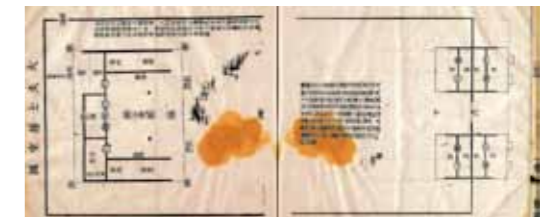


圖19 張惠言「大夫士房室圖」，圖片來源：（清）張惠言《儀禮圖》。

58.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岩波書店，昭和14.8，頁947-1014。

59.黃蘭翔翻譯，《中國建築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1.10），頁27-33。（日文原著：田中淡著，《中国建築史の研究》，弘文堂，1989。）

四、江戸時期日本藩學校之案例

(一) 江戸昌平學問所的湯島聖堂

1. 湯島聖堂之前

當今一般所知道的可代表日本孔廟的建築就是位於東京御茶水JR電車車站旁的湯島聖堂。(圖21、22、23)如同前述，儒教漢學傳入日本是在神功皇后元年(201)的3世紀初，但是當今我們看到的藩學校聖廟都是在德川家康取得天下之後，以及其後繼承的幾代將軍們都與儒學者間有一定的互動，儒教漢學才被充分地活用在德川幕府的時代。

而當今留存下來的日本最早孔子廟是位於當今日本栃木縣足利市的足利學校內與聖廟。這座學校被稱爲是日本最早的綜合大學。(圖2、3)其



圖21 湯島聖堂全景，圖片來源：中山九四郎編，《日本現存文廟》，東京：財團法人斯文會，昭和10年(1935)4月。



圖22 湯島聖廟(孔子廟)大成殿。無東階與西階之設置，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08.12.8拍攝)



圖23 湯島聖廟(孔子廟)杏壇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1.12.2拍攝)

創建年代是在平安時期(794-1185/1192)的末期或是鎌倉時代(1185-1333)尚有爭議，因爲日本沒有導入中國的科舉制度，這座學校似乎不是單純爲了學習儒學而設立，其教育內容以易學爲主，還包括兵學與醫學等實學科目。並且該校是佛教寺院結合，似乎入學的同時就是進入僧門。於16世紀中，學校本身應用了佛教寺院，本堂有千手觀音像，除了本堂之外，還設置了孔子廟。明治維新之後，足利藩將足利學校改爲藩學校，但是在明治4年(1871)，因爲廢藩置縣，其管理權轉移至栃木縣，於次一年(1872)廢校。後來包括孔廟在內，足利學校的西半部歸還給當地居民，於1921年，其校園基地、孔子廟與學校門在內被指定爲國家的歷史遺跡。

關於早期將儒教或是孔廟學宮傳遞到日本者，還有明末遺臣的朱舜水。在民國以後的趙爾巽所編纂的《清史稿》中朱舜水傳裡有如下的記載：

朱之瑜(1600-1682)。字魯瑱，號舜水，餘姚人。寄籍松江，……之瑜爲日人作學宮圖說。商榷古今，剖微索隱，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棟梁桁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親指授之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宮、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戶、牆垣，皆極精巧。又造古祭器，先作古升、古尺，揣其稱勝，作簋、簠、籩、豆、登、銅之屬，如周廟歌器。唐宋以來，圖雖存，而制莫傳，乃依圖考古研覈其法，巧思默契，指畫精到。授之工師，或未洞達，復爲揣輕重，定尺寸，關機運動，教之經年，不厭煩數卒成之。於是率儒學生，習釋奠禮，改定儀注，詳明禮節，學者皆通其梗概，日人文教爲之彬彬焉。之瑜居日本二十餘年，年八十三卒，葬於日本長崎瑞龍山麓，日人謚曰文恭先生，立祠祀之，並護其墓，至今不衰。⁶⁰

60. (民國)趙爾巽著，《清史稿》，民國17年(1928)清史館本，列傳287「遺逸一」。

若這段敘述是真的，雖然日本出現孔子廟可能是朱舜水到日本之前約1世紀的16世紀，但是能夠精確傳達孔廟建築與祭器、釋奠儀式等等技術知識者，應該是在朱舜水客居日本之後。問題是這些圖稿技術對江戶的湯島聖堂或是其他各地的藩學校之具體影響，還需進一步的分析與研究。

2. 湯島聖堂的前身——忍岡文廟⁶¹

如同足利學校附設於佛教寺院裡，早期日本似乎並不存在純粹的儒教，而是依附在佛教裡逐漸成長的儒教。儒教要能完全脫離佛教，成為獨立的學教，是在於元祿4年（1691），遷移至林氏私人宅邸內的忍岡文廟，使湯島成為所謂的湯島聖堂之後的事。而根據和田芳男的《昌平校と藩学》⁶²，可以知道在日本最高統治者重視儒學——朱子學，並且興建國家孔子廟設施，似乎也是江戶時代以後的事情。而在德川幕府正式重視儒家的過程裡，特別是稱為林羅山的林氏儒學者家族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林羅山的師承則是藤原惺窩。藤原惺窩就是在日本江戶時期儒學校學問所⁶³，其起源是林羅山私人於東京忍岡所興建的孔子廟。雖然德川家康在群臣爭雄的時代裡，如何正當化盡責輔佐豐臣氏的遺孤，以及後來如何取豐臣而代之，成為天下共主，取得大義名分，盡其所能地利用儒家的想法，但對於重視儒家教育的學校之設立，並沒有表現出很積極的態度。

其實授與林儒山土地及黃金200兩，以經營學寮則必須等到第三代將軍的德川家光，也就是在寬永7年（1630）。雖然在兩年後得到德川家系的尾張德川義直接

贈與孔子聖像與顏回、曾子、子思、孟子四賢像，以及祭器等物，義直也親自書撰了「先聖殿」的匾額，興建這座孔廟建築的資金也來自義直的捐獻，但是羅山私人的意志所作的決策仍較為重要。當時的設施除了有塾舍、聖廟之外，還興建了書庫等其他建築。關於寬永9年（1632）孔子廟的樣態，可從〈寬永壬申創置忍岡孔廟圖〉（圖24）窺知一二。圖中除了有面對西方的先聖殿外，還有位於西北邊，獨立存在的書庫，以及林氏住宅，據推測當時學習儒學的家塾可能就在林氏住宅內。

於1632年，已經舉行儒生入學的釋菜儀式，但是孔廟要得到最高統治者將軍的正式參拜，還必須等到17世紀末的元祿元年（1688）11月21日，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重建孔廟的時候。其實將軍第一次參拜孔子聖像可以早在寬永10年（1633），第三代將軍德川家光於前往上野德川家康靈廟，歸途順道前往林家先聖殿的膜拜。後來林家由林羅山的三男林鷺峰所繼承，於萬治2年（1659）也開始舉行了祭孔的釋奠儀式，自此而後於春秋舉行釋奠禮成為常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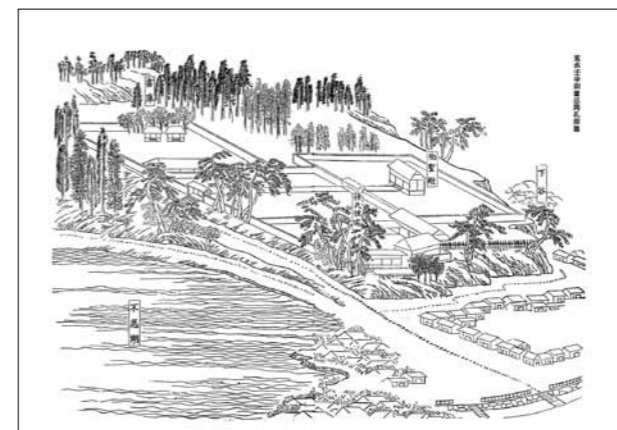


圖24 寬永壬申（1632）創置忍岡孔廟圖，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會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 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8。

61. 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東京：至文堂，1966），頁27-35。

62. 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東京：至文堂，1966）。

63. 根據《大辭泉》對「昌平坂學問所」之解釋。稱其為江戶幕府的學問所，當時也被稱為昌平黌。它起源於林羅山在寬永7年（1630）所設立的私塾，於元祿3年（1690），受到第五代將軍德川綱吉之命，被前移至湯島來，於「寬政改革」時期成為幕府直轄的學問所。以朱子學為正學，教育幕府諸臣與藩士們。於明治維新後被改為昌平學校，後來又被稱為大學校，關閉於明治4年（1871）。

於寬文元年（1651）6月，完成了小規模的文廟擴建工程。可以從〈寬文辛丑重修孔廟圖〉（圖25）與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引述《昌平志》中對當時孔廟建築的記載，可以知道第二代孔廟建築的配置與樣態。圖中的先聖殿從原先的向西變更為向南，其面闊與進深都是5間，左右附設有2間正方的廡，於殿內北邊用板為牆，中央放置有神壇，其他聖殿三面開有格子窗櫺。正門（杏壇門）向南，其左右有面寬4間（7.3公尺），進深2.5間（4.5公尺）的翼廊，正門與先聖殿形成相對的關係。兩者相隔有約7間（12.7公尺）的距離，於中庭上有水盤。於正門外新設有前庭，開有外門（入德門）。造有兩階段的斜坡石階梯，可從稱為下谷的市街地登上到入德門來。1670年，於先聖殿前設置東廡作為伶人的座席，復原了釋奠古樂的演奏。⁶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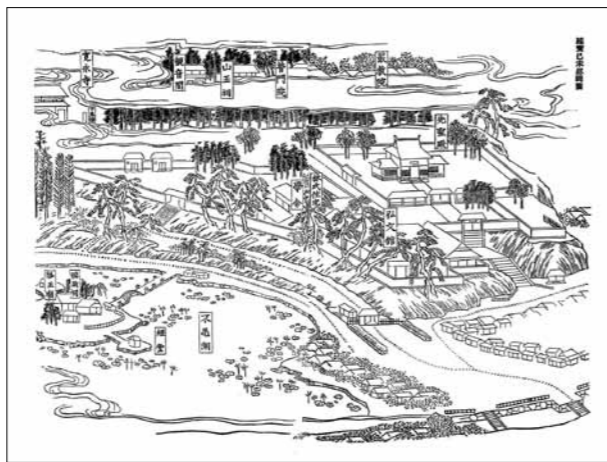


圖25 寬文辛丑（1661）重修孔廟圖，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会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8。原圖載於日本文部省總務局編，《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集，富山房，1904年，頁398-399。

在圖中還可以看到原有的書庫，以及新設置的學舍、修史館與弘文館等設施。其中的修史館應該就是羅山晚年受幕府之命，編輯《本朝編年錄》的場所。他於慶安3年（1650），完成了神武天皇至宇多天皇間，共40卷的日本通史。後來又在寬

64.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東京：至文堂，1966），頁31。

文2年（1662），其三男的林鷺峰繼續完成其編輯的工作。鷺峰也在這個時候，曾為第四代將軍德川家綱講述五經，於1663年講述經書終了之後，將軍允許林家於忍岡的私塾使用弘文院的稱呼，這是後來林家的書院也稱為「弘文館」的由來。終於在寬文10年（1670），鷺峰完成了共310卷日本通史的編纂，這就是後來稱為《本朝通鑑》的前身。又於貞享4年（1687）年，第五代將軍綱吉召喚了鷺峰的兒子信篤，頒給他「弘文院學士」稱號。⁶⁵

有趣的是在這段期間，或是以後的近20年裡，雖然幕府斷斷續續支助資金興建忍岡文廟的各種設施，相關的經營費用也都來自幕府，林家的孔廟幾乎已經完全轉化成公部門的文廟設施，但在名目上仍然屬於一位儒學臣子的孔廟設施，這種情形終於在元祿元年（1688）11月21日，在德川綱吉將軍正式專程前往忍岡文廟參拜才改變了整個情況。亦即為符合將軍參拜的孔廟格式，必須遷移改建原有孔廟。於元祿3年（1690），不管信篤喜歡與否，綱吉召見信篤傳達了另立孔廟的命令，信篤除了表達感謝之意外，並無露出任何異議的臉色。結果孔廟就被遷移至現在湯島聖堂的位置，這也就是當今現存湯島聖堂的由來。⁶⁶

3. 湯島聖殿——昌平坂學問所

今天位於東京都文京區湯島的「湯島聖堂」，其創始是在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綱吉為振興儒學，遷建忍岡的私塾後而成為今天的湯島聖堂。但是遷建後經過約100年，亦即在寬政9年（1797），改湯島聖堂為幕府直轄的學校，這也就是聞名的「昌平坂學問所（一般稱為「昌平校」）」。⁶⁷

65.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頁32-33。

66.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頁34-35。

67.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頁107-108。

同樣地，在此可以參考〈元祿辛未改作昌平廟學圖〉（圖26）與和田芳男在《昌平校と藩学》裡對湯島聖堂的描述，可以知道在17世紀末所興建的孔子廟樣態。據聞周圍面積達6000坪之多，南邊面臨江戶城的護城河，西部有其馬場與射箭場，可以眺望寬廣的平野。新廟相較於忍岡的舊廟更爲雄偉壯大，並且其構造更爲精美，正殿的方位向南，面闊有10.6公尺，進深爲11.4公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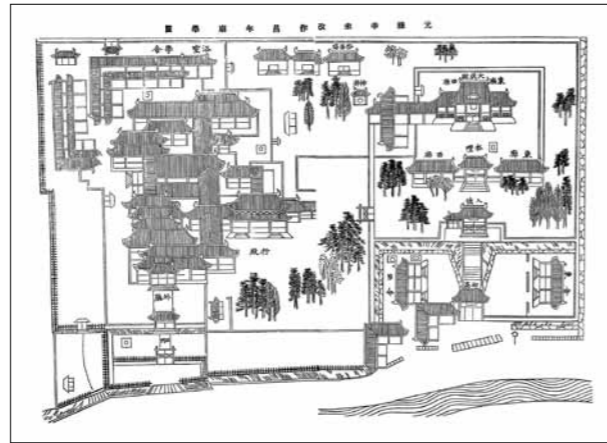


圖26 元祿辛未（1691）改作昌平廟學圖，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會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 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8-9。原圖載於日本文部省總務局編，《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集，富山房，1904年，頁416-417。

高13.2公尺。兩廡各別的面闊爲6公尺，進深5.9公尺。都是鋪設銅瓦的建築，其斗拱與駝峰都施以雲形的雕刻，所有的柱、梁都塗以紅色，東面與南面裝設花頭窗，正面的上方掛有綱吉（在職1680-1709）所親筆書寫的黑漆金字「大成殿」匾額，殿內北壁中央設置高1.8公尺，進深2公尺之神座。從西廡往西去渡過走廊是神廚，東南站列有祭器庫、書庫等三棟建築，塗以朱色與青綠色的東西廊，各別長爲10.9公尺，寬幅爲2.9公尺，中央夾有面向北方的杏壇門。杏壇門爲六柱門，寬4公尺，門板雕刻有雲的紋樣，塗上朱紅色。杏壇門與大成殿之間的庭，鋪上石板，兩側鋪以黑色的細石，右側放置有由前田吉村與永井尚庸捐獻的兩個石材水盤。⁶⁸

入德門並非是唐門形式，門內與杏壇門的情形相同，圍繞以圍牆，石板鋪面

的左右鋪以細石，也放置一個石製的水盤。門外有22階的石階梯，其下新設同是南面的仰高門。仰高門不作裝飾與色彩，門內排列有東西兩舍，東舍面寬23.6公尺，進深有7公尺，本來是舉行釋奠儀式時的更衣室，後來在此舉行平日的講書活動，因此之後被稱爲講堂。西舍面闊10.9公尺，作爲守護人所處空間，其旁側也放置有水盤，鑿有水井。門外沿著護城河的道路，門旁設置有警衛房、馬房與侍從的空間等，這些建築所在地被稱爲湯島聖堂。聖堂的西側隔著圍牆與空地，並列有御成殿（將軍等貴人來訪時的停留場所）、饗宴座敷、役所與學寮等近20多棟建築，另外也設置正門與通用門等設施，於西與南邊圍繞以木柵圍牆，北與東邊則築以土製圍牆。⁶⁹

於元祿4年（1691）2月7日，在目下階級的武士引導下，於沿途禁止通行，兩旁的店屋關上大門，坐在神轎內的忍岡聖像與四賢像被遷移至湯島的新廟，由大臣的老中大久保忠朝迎接於杏壇門，奉聖像於大成殿內，以完成遷徙儀式。將軍綱吉則穿著正裝的長袴前往，在大成殿內燒香禮拜後，退到杏壇門內的暫時設施內觀看釋奠禮。這個日子也是宣告了脫離過去儒家必須依存佛教而存在的歷史，林信篤這時脫下僧袍，以大學頭的身分，穿上深紅緋色鮮豔的官五位的袍子，其他諸生則用六位的布衣，並請在鼓樂的演奏中進行儀式，接著改變席座，綱吉親自向諸老臣以下與儒生講述經書等等的活動。這時的林家私塾也被一起遷移至此，幕府興建了林氏的廳堂與學舍，管理之責委給林家負責。⁷⁰

於元祿5年（1692）2月，綱吉再訪湯島聖堂，膜拜聖像，觀釋奠禮，於御成殿講述「倫語」的學而篇，也傾聽了信篤的講經，接著幾年重複了赴往聖堂的活動。後來在寶永甲申年（1704），發生江戶大火，大成殿等建築遭到燒毀，文廟也在同一年被重建完成。因爲幕府頒出節約令，因此重建的大成殿、杏壇門、入德門、仰

68.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頁36-37。

69.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頁37。

70.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頁40-41。

高門、廳堂、齋堂、學舍、廟幹舍等大都按照舊制重建，其大成殿甚至低矮了3尺。⁷¹ 大致上的情形可以從〈寶永甲申重建廟學圖〉（圖27）知道它當時的大概樣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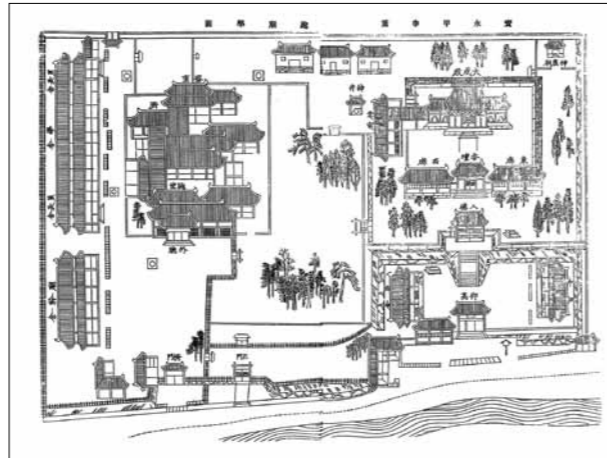


圖27 寶永甲申（1704）重建廟學圖，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会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 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8-9。

其次，從〈寬政己未改作廟學圖〉（圖28）可以看到幕府在寬政9年（1797）擴張聖堂學舍的基地，開設昌平坂學問所（昌平黌）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林家所管理的學寮也轉由幕府直轄，換言之就是名符其實的官方學問所了。興建了完備的教官宿舍與學舍，也增建了將軍來訪時停留的御成殿與廳堂等設施。寬政11年（17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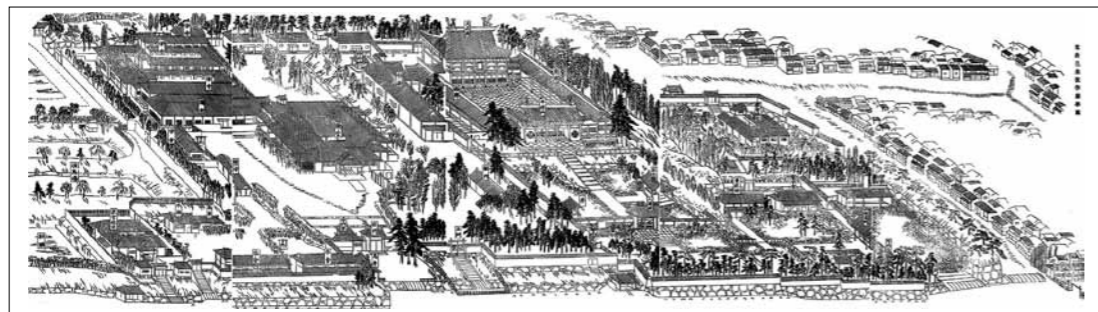


圖28 寬政己未（1799）改作廟學圖，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会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 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8-9。原圖載於日本文部省總務局編，《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集，富山房，1904年，頁452-456。

71.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頁4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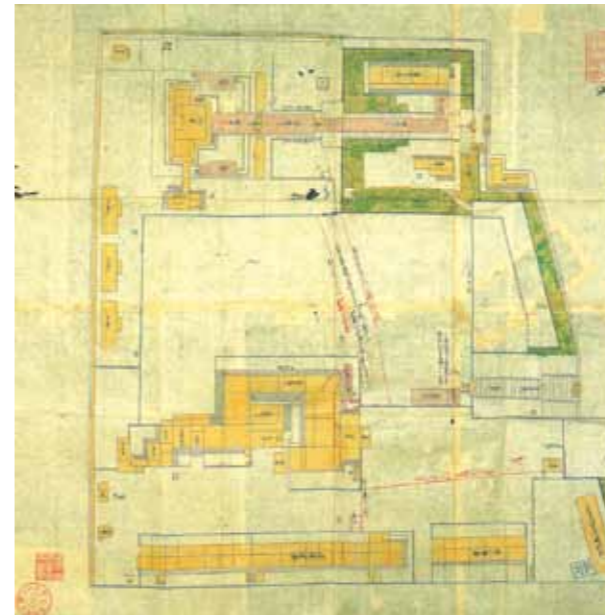


圖29 昌平坂聖堂古平面圖，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会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 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11。



圖30 〈江戸名所圖繪〉裡的聖堂，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会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 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9。

老中松評定信進行寬政的改革，不但改革了學制也將朱子學定為官學，更重視了聖堂的角色，增擴其規模，並重新建造。據傳新廟是根據前述明代遺臣朱舜水所捐獻給德川光圀的木造模型與設計圖而建造（圖16、17），今天所見到黑色的聖堂也始自這個時候（圖29）。

另外，於〈江戸名所圖繪〉（圖30）中，也可以看到19世紀，亦即在天保5年（1834）左右的聖堂樣子。從圖的右下方起，可以看到昌平坂、仰高門、裝束所、入德門、杏壇門、大聖殿（大成殿）等設施。（圖31、32）在這個時候，還可以看到於昌平坂設置有石階梯，於神田川還設置有停船場地（圖3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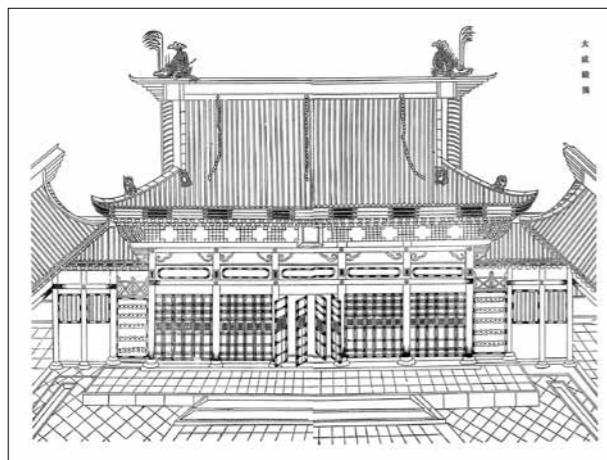


圖31 湯島聖堂大成殿圖，圖片來源：日本文部省總務局編，《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集，富山房，1904年，頁457-45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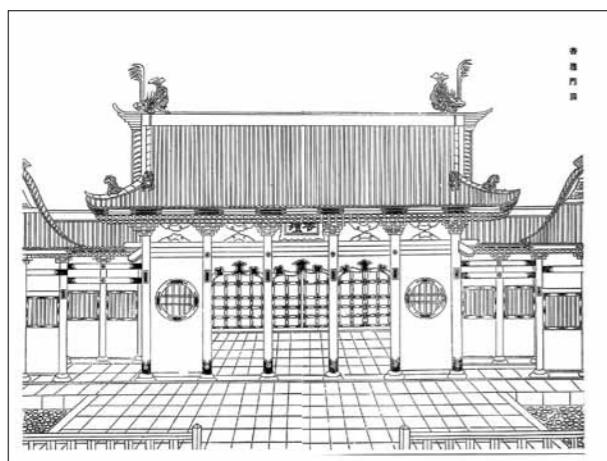


圖32 湯島聖堂杏壇門圖，圖片來源：日本文部省總務局編，《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集，富山房，1904年，頁461-46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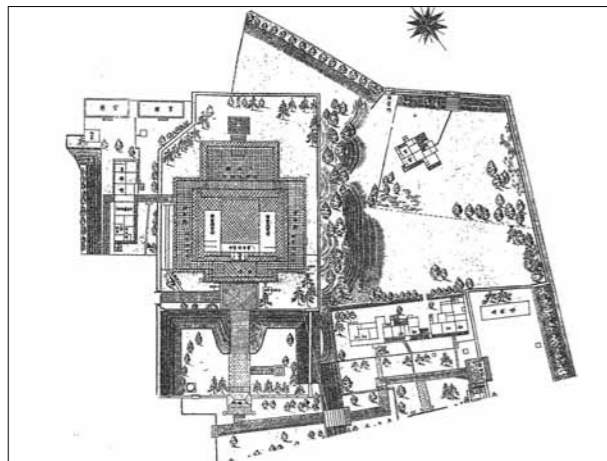


圖33 明治8年左右的湯島聖堂平面圖，圖片來源：財団法人斯文會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 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2003年4月27日發行，頁13。

(二) 朱舜水的孔子廟建築與平面配置之設計

1. 今日的湯島聖堂大成殿就是 18 世紀末重建的聖堂

昌平坂學問所在明治4年（1871）遭到廢校之後，後來作為高等師範學校、女子師範學校之校地使用，後來校內設施也逐漸被拆除改建新的建築校舍，只有聖堂被留下來，移為文部省博物局的陳列場。於明治22年（1889）以後，用為東京教育博物館使用。⁷² 但是，在大正12年（1923）9月1日，發生關東大地震，聖堂遭到火災燒毀。從寬政11年（1799）重建的聖堂，僅剩下入德門與水屋，其他的大成殿（聖堂）與室內的孔子聖像、四賢像、諸門、諸額也都被燒掉。然而，於大正15年（1926），組織了「聖堂復興期成會」，決議按照1799年重建，亦即遭受震災火燒之前的規模與樣態重建。於昭和7年（1932）4月動工，同10年（1935）4月完工。⁷³ 換言之，可以比對圖22、23、34之現況圖與圖35、36、37、38朱舜水之設計



圖34 鬼狀頭與鬼龍子（傍吻），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8.3.2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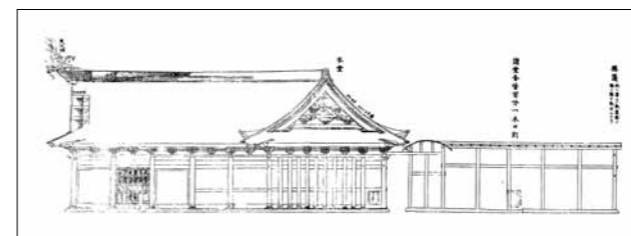


圖35 朱舜水孔子廟聖堂大成殿本堂立面與側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72.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124。

73.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12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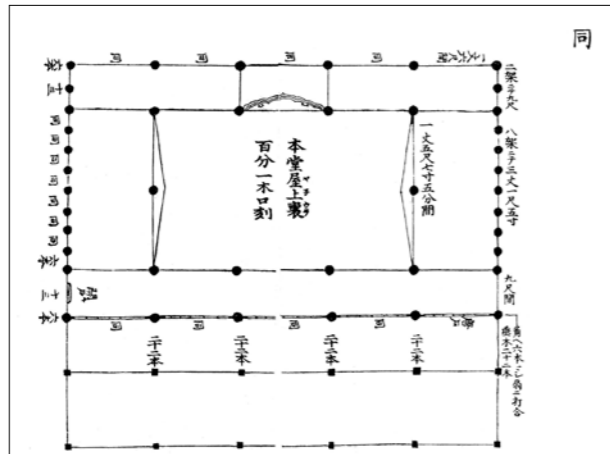


圖36 朱舜水孔子廟聖堂大成殿本堂平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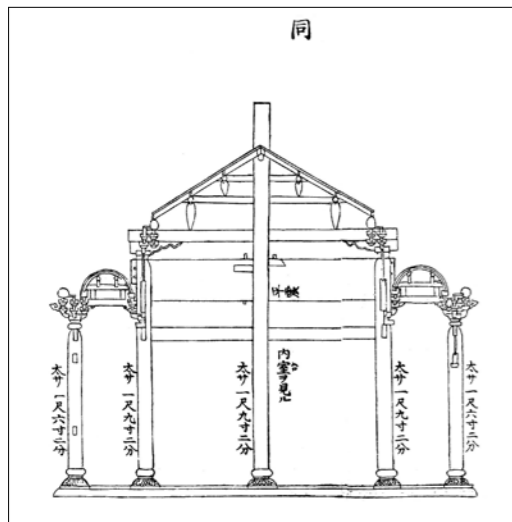


圖37 朱舜水孔子廟聖堂大成殿本堂剖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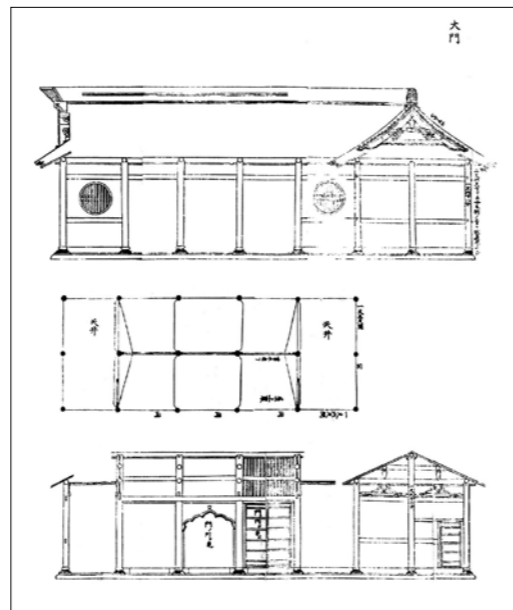


圖38 朱舜水孔子廟聖堂大門立面、平面與剖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圖，可以知道現在的大成殿就是按照朱舜水所設計的模式與設計圖面，並且由伊東忠太設計大林組施工的建築。

2. 朱舜水的孔子廟建築與平面配置之設計

前述明末遺臣的朱舜水曾經為日本帶來孔子廟的空間規劃與建築設計。亦即，趙爾所編纂的《清史稿》中朱舜水傳裡有如下的記載：

之瑜為日人作學宮圖說。商榷古今，剖微索隱，使梓人依其圖，而以木模焉，棟梁榫椽莫不悉備。而殿堂結構之法，梓人所不能通曉者，親指授之度量分寸，湊離機巧，教喻縝密，經歲而畢。文廟、啓聖官、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戶、牆垣，皆極精巧。⁷⁴（圖39、40、41、42、4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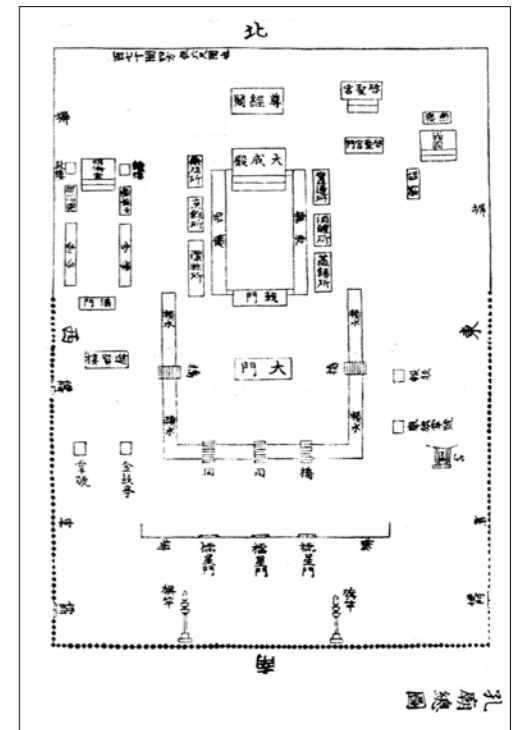


圖39 朱舜水所規劃的孔子廟學校之平面配置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74.（民國）趙爾巽著，《清史稿》，民國17年（1928）清史館本，列傳287「遺逸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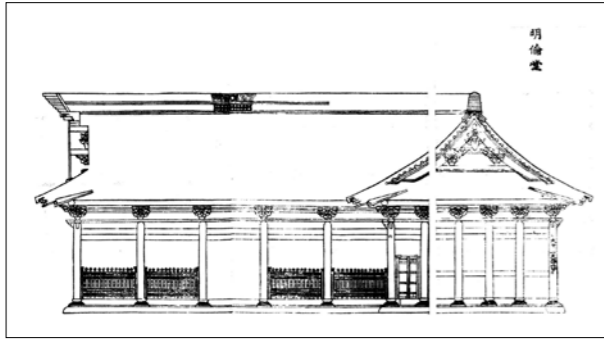


圖40 朱舜水所規劃的孔子廟學校之明倫堂立面與側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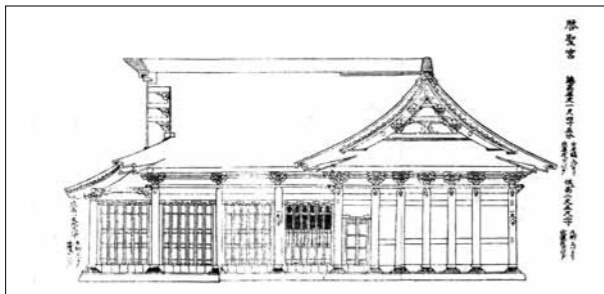


圖41 朱舜水所規劃的孔子廟學校之啓聖宮立面與側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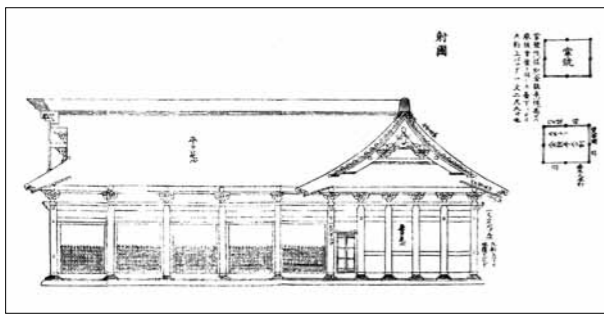


圖42 朱舜水所規劃的孔子廟學校之射圃立面與側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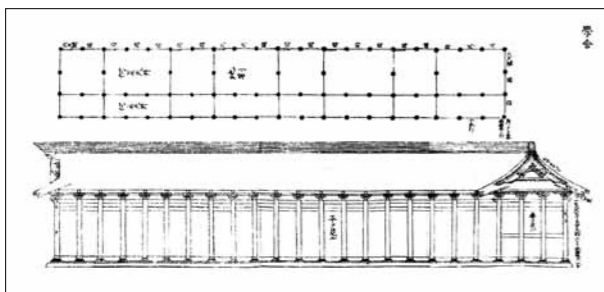


圖43 朱舜水所規劃的孔子廟學校之學舍立面與側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在朱舜水自己留下的《朱氏舜水談綺》⁷⁵，其中對於孔子廟的規劃與設計，不但留下詳盡的圖面，亦有相關的解說如下：⁷⁶

3. 朱舜水規劃之孔廟平面配置⁷⁷

(1) 外部圍牆：採方形圍繞，一邊的長有170間(約307.70公尺)，北半部的圍牆，亦即北邊與東西的一半，建造實牆的「墀」，剩下的南半部立上欄柵(參照頰(泮)水)。

(2) 旗竿：位在孔廟中軸南邊的延長線上，在其南端的左右，臨接外部欄柵，欄柵內側。

(3) 櫺星門：在旗竿北側，東西一直線排列，立有三個同形的門，用「墀」聯繫，向左右延伸，在東西端向北折。

(4) 大門：置於中軸線上，頰水凹形中心位置。其與頰(泮)水位置關係，應該受到三才圖繪中的諸侯泮宮圖的影響。(圖44、45) 門的左



圖44 天子辟雍圖，圖片來源：(明)王圻，《三才會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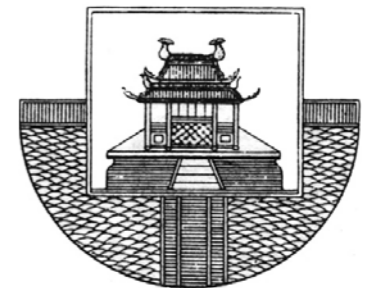


圖45 諸侯泮宮圖，圖片來源：(明)王圻，《三才會圖》。

75.這本《朱氏舜水談綺》是由舜水門人懋齋野傳向老師「所問簡讀素牋之式，質深衣幅巾之制，旁及喪祭之略」，和今井弘濟以《所聞事物名稱》分頭所作的紀錄，舜水《覽而善之》，對安積覺說：「二者宜合為一，補其遺漏，以行於世」。現在我們看到的印本，為1708年，即日本寶永5年，清康熙47年(書林茨城多左衛門壽梓，神京書鋪柳枝軒茨城方道藏版)所刻，全書上、中、下三卷，分裝元、亨、利、貞四冊、卷首有寶永4年(1707)丁亥仲冬水戶府下澹泊齋安積覺敘。

76.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岩波書店，1939.8)。

77.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

右置有塾，裝有圓形窗。「平常中門不通，只在引進祭孔時的牲畜時，才打開中門。一般只開東角門與西角門通行。」

(5) 戟門：位於中軸線上，並且是中軸的中點位置。左右有塾，向外部開有圓形窗。(圖23、38、46、47)

(6) 類(泮)水：在櫺星門之北，呈凹字形的流水池，其北端抵達中軸線中間位置。類(泮)池是諸侯學校的象徵。《白虎通義》卷四：「諸侯(學)曰泮宮者，半於天子宮也，明尊卑有差，所化少也。半者象璜也，獨南面禮儀之方有水耳，其餘壅之，言垣，宮名之別尊卑也。明不得化四方也。不曰泮雍何？嫌但半天子制度也」。亦即，取環形的天子辟雍之一半的意思。

(7) 類(泮)水之橋：位於類水南面有3處，東西各一處，共架有5座橋。於三才圖繪所載的類(泮)水也是架有5座橋。

4. 朱舜水設計之建築造型與裝飾

(1) 圓形窗：大門、戟門、啓聖門等的左右兩側有房間，稱為塾。這是模仿周代的制度而作的設計，於房間的前面，亦即從外向內的牆上，外觀上於門的左右設置有圓形窗。圓形窗屬於原來古老的形式，比較常用於長江下游地方，也常用於寺廟，舜水應該親眼見過不少的案例，必然受到這種作法的影響。(長崎興福寺三江(江蘇、安徽、上海)會所門)



圖46 日本長崎興福寺三江(江蘇、安徽、上海)會所門。在門洞兩側設有圓窗，這是中國南方建築的特徵之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6.2.6拍攝)



圖47 會津若松日新館藩戟門。左右稍間圓形窗與中央三開間的華頭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2) 鬼狀頭：到訪湯島聖堂時，最引人注目的是在中脊兩端載有裝飾的奇獸，這是模仿自水戶藩孔子廟模型，可視為一種「魃」。(圖16、17)

(3) 鬼龍子(傍吻)：附置於垂脊先端位置的「傍吻」。在《舜水朱氏談綺》裡有「於八處垂脊裝置有鬼龍子，其形像貓，胸腹刻有獸毛，口開或不開有牙，前足站立，後足曲膝彎折，瓦上置有陶燒的裝飾物」。其形似貓，作成虎驅獅首形象的騶虞⁷⁸。將騶虞作為屋頂裝飾使用，有山西省建於明代的舜廟的實際前例可循。騶虞是義獸，百虎黑文，不食生物，有篤實忠信之德，在《詩經》裡，為表示牠是文王之化身，所以有以其為章名，亦即《詩經·召南·騶虞》。因此常被用作孔子廟的裝飾。《三才圖會》所載的騶虞圖與水戶藩的孔子廟模型上的鬼龍子非常相似，因此可以推想，此模型受到《三才圖會》的影響。(圖22、34、35)

(4) 捲篷：在舉行祭典時，設置在大成殿、崇聖祠等建築前面覆蓋物。於《舜水朱氏談綺》記載「捲篷經常在祭祀時裝設臨時的設施」。它被推測為黃檗天花板起源的原型，它是用木材組構而成的，「篷的式樣作法，用竹片做交叉編織，塗桐油於綠皮的兩面，於它的綠端有小鉤，鉤於椽木互為聯繫(只是上面塗黑色桐油，而下面的裡層塗紅色桐油)」。(圖37、48、49、50、5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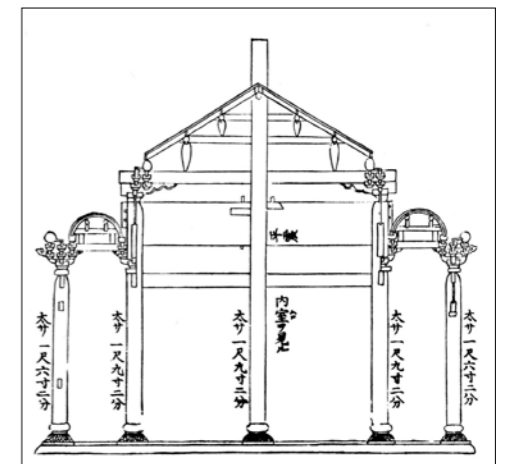


圖48 朱舜水孔子廟聖堂大成殿本堂剖面圖，圖片來源：(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年8月。

78.騶虞又名騶吾、騶牙，是古代漢民族傳說中的仁獸。騶虞形狀是虎驅獅首，白毛黑紋，尾巴修長，而天性柔仁，不吃活著的動物。



圖49 原為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聖堂（大成殿）內部，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圖50 原為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聖堂（大成殿）前面「庇」徹上露明造之捲蓬內部屋頂，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圖51 原為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聖堂（大成殿）右側與前面庇交錯之角隅屋頂內部，圖片來源：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95。

（三）昌平坂學問所與朱舜水孔子廟學校

關於昌平坂學問所（湯島聖堂），因為它是從私人住家私塾發展的聖堂學校，後來因為要迎接將軍聽講或是講習經書給藩士聽講，因此在與聖殿孔子廟的西邊，興建行殿或是廳堂建築。這種類似乾隆皇帝復原辟雍於國子監太學之右側。（圖52）⁷⁹

經由前文的耙梳，我們知道學問所的創始，是在德川幕府第五代將軍綱吉為振興儒學，於元祿3年（1690）遷建忍岡的私塾後而成為今天的湯島聖堂。在寬政9年（1797），改湯島聖堂為幕府直轄的學校，這也就是聞名的「昌平坂學問所（一般稱為「昌平校」）」。在遷建之前，當時忍岡私塾的設施除了有塾舍、聖廟之外，還興建了書庫等其他建築。這些樣態可以從寬永9年（1632）的「寬永壬申創置忍岡孔

79.黃蘭翔，〈孔廟建築配置在中國、越南與臺灣的變遷〉，收錄於《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2008.12），頁329-3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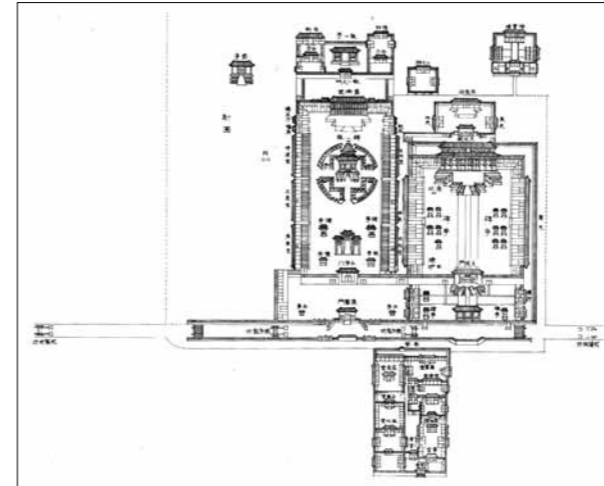


圖52 十八世紀北京孔廟配置圖，圖片來源：張濤，〈北京孔廟與國子監〉，《中國文物世界》第160期，1998，頁94-98。

廟圖」（圖24）窺知一二。圖中除了有面對西方的先聖殿外，還有位於西北邊，獨立存在的書庫，以及林氏住宅，據推測當時學習儒學的家塾可能就在林氏住宅內。

後來於寬文元年（1651）6月進行小規模的文廟擴建工程，改建後的樣態，可從「元祿辛未（1691）改作昌平廟學圖」知道一點資訊。圖中的先聖殿從原先的向西變更為向南，其周圍面積達6000坪之多，南邊面臨江戶城的護城河，西部有其馬場與射箭場，可以眺望寬廣的平野。在寬文元年（1651）6月改建忍岡私塾之後，因為幕府將軍的到訪，在聖堂（孔廟）西側隔著圍牆與空地，並列興建了有將軍等貴人來訪時的停留場所御成殿與饗宴座敷，以及役所與學寮等近20多棟建築。於〈元祿辛未（1691）改作昌平廟學圖〉（圖26）中，可以看到正門、外廳、行殿等設施。後來寶永甲申年（1704），發生江戶大火，大成殿等建築遭到燒毀，文廟也在同一年被重建完成。因為幕府頒出節約令，因此重建的大成殿、杏壇門、入德門、仰高門、廳堂、齋堂、學舍、廟幹舍等大都按照舊制重建，其大成殿甚至低矮了3尺。大致上的情形可以從〈寶永甲申重建廟學圖〉（圖27）知道它當時的大概樣態，可以看到於聖殿的西方有設置大規模的正門、柵門、外廳、廳堂、齋室為中心，學舍與廟幹舍等設施族圍繞在其外。

於〈寬政巳未改作廟學圖〉（圖28）中，可以看到幕府在寬政9年（1797）擴張聖堂學舍的基地，開設昌平坂學問所（昌平齋）的情況。也在這個時候開始，林家所管理的學寮也轉由幕府直轄，換言之就是名符其實的官方學問所了。興建了獨立的講堂空間，以及完備的教官宿舍與學舍，也增建了將軍來訪時停留的御成殿與廳堂等設施。

寬政11年（1799），老中松評定信進行寬政的改革，不但改革了學制也將朱子學定為官學更重視了聖堂的角色，增擴其規模，並重新建造。據傳新廟是根據前述明代遺臣朱舜水所捐獻給德川光圀的木造模型與設計圖而建造，今天所見到黑色的聖堂也始自這個時候（圖29寬政巳未（1799）改作廟學圖）。

若比較湯島聖堂（昌平坂學問所）的空間配置與朱舜水所規劃之孔廟學校平面圖做比較，兩者最大的不同在於湯島聖堂沒有曲折，「在櫺星門之北，呈凹字形的流水池，其北端抵達中軸線中間位置」。頰（泮）池是諸侯學校的象徵，因此對於孔廟學校而言，泮水的設置是非常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設施。從朱舜水所規劃的孔子廟學校之平面配置圖（圖39），可知其是以孔廟大成殿，與位於它前面兩旁屬於三合院兩廂位置，作為與祭孔釋奠儀式有關之相關設施，做為全體建築群的中心。大成殿後有貯藏經書的尊經閣，作為講堂教學的明倫堂位於右側，祭祀孔子父親先祖的啓聖宮，則位於大成殿左後方，這種配置就如有如中國地方諸侯廟學的配置關係。但是中國與臺灣的孔廟泮池，與朱舜水設計的向北折成凹字型不同，仍維持中國上古以來地方諸侯孔廟之半圓型為傳統形式。（圖53）

因此，儘管日本學界至今認為湯島聖堂（昌平坂學問所）的規劃與設計構想來自朱舜水捐獻給德川光圀的木造模型與設計圖而建造，但是比對兩者後，知道他們其實擁有非常不同的異質性。經過筆者從2015年8月至2016年2月，在日本進行現存



圖53 臺南孔廟發展之過程，圖片來源：底圖引用蔣元樞所纂輯的《重修臺郡各建築圖》中的「臺南孔廟配置圖」，1777年。

藩校遺址的調查後，知道如下四校（會津若松⁸⁰日新館、萩藩⁸¹明倫館、水戶藩弘道館、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具有較多朱舜水所設計規劃的孔廟學校特質。下面，就依序陳述於後。

五、以朱舜水的規劃構想興造的藩學校

包括江戶東京的昌平坂學問所在內，或許大成殿、大門、儀門、卷篷（棚）等建築，鬼狀頭、鬼龍子、圓形窗，或是頰（泮）水之制，存在以朱舜水的規劃構想為本再做變通的興造，但是並不存在完全的朱舜水孔廟學校的配置。以下我們順序看一下會津若松明倫堂、萩藩明倫館、水戶弘道館、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藩學校的沿革、配置、講堂與聖廟各建築之樣態。

80. 會津藩位於日本古陸奧國會津郡，範圍包含了現在的福島縣西部會津地區。當時的藩廳為會津若松城（今會津若松市）。

81. 萩藩，也就是長州藩。歷史可溯至日本江戶幕府時期，位於日本本州最西，當時的周防國和長門國。藩主是外樣大名的毛利氏。藩廳設在萩城（現今的山口縣萩市），所以又叫毛利藩。

（一）會津若松日新館（1803）

1. 藩校的興造沿革

會津若松藩的學校曾有兩處，一稱為稽古堂，另一為講所。前者後來被廢除，設置了町講所，町講所在分為南學館與北學館。這裡所稱的明倫堂是後者講所。稽古堂為藩祖保科正之（1611-1673），於寬永20年（1643），受封於會津若松藩後，於寬文元年（1661），聘了吉川惟足（1616-1695）⁸²為神道之師；又於4年（1664）迎山崎闇齋（1619-1682）⁸³，進行儒學的學習。於同年（1664）潤5月，將位在城下桂林寺町的岡田如然私塾，收為學問所，名為稽古堂。這是會津藩學校的起源。起初，如然受邀為指導的「指南役」，受給15口俸，並且受免地稅。在貞享2年（1685），岡田定好受藩主之命為稽古堂主。可知其私塾經營雖已轉移至藩主所有，設施是已非為私塾，但也仍然只是稽古堂，還不是純粹的藩學校。⁸⁴

其二，是在延寶2年（1674）6月，二代藩主保科正經（1647-1681）在別處興建了學問所，作為闇齋，開始講學，稱為講所。當時同時存在稽古堂與講所兩處學校。三代藩主保科正容（1669-1731），在元祿元年（1689）8月，重興了頹廢的講所，並且同時授與講所與稽古堂學田。在元祿2年（1690）4月，廢除了稽古堂，設置了町講所，岡田定好被任命為負責人（「頭取」）。於天明8年（1788），對町講所進行增設與改組，因而有了南學館（青藍舍）、北學館（支善舍）之分。⁸⁵

關於講所，在元祿15年（1702）3月，制訂了集會規定，其規模制度大致上了

軌道，注重老幼共學的成人教育，以講座方式進行教學。但是藩學校的各項設施仍然未能稱齊。必須到第5代藩主保科容頌（1750-1805）的天明8年（1788），對學制進行改革，元老田中三郎兵衛⁸⁶致力於學校的重建，推動了相關的工程，於城郭內進行相地，興建了一座大規模的學校。⁸⁷

亦即，從天明8年（1788）以來的學校，在寬政11年（1799），另外營造了練習武藝的稽古所，但是因為學舍過於狹小，因而開始重新改建。於享和3年（1803），完成了殿堂、官舍之建造。剛開始時，稱為講所，於寬政11年（1799）4月，賦予「日新館」的名稱。於文化元年（1806），文武的學寮都興建完成，到此為止，學校的內容與外觀終於才臻於完備。⁸⁸（圖54、55）

2. 藩學校講所之「日新館」之配置

日新館於享和（1801-1804）、文化（1804-1818）年間完工。四面有道路為界，東是大町通，西是桂林寺町通，南則為米代



圖54 舊會津藩日新館圖，圖片來源：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十（附圖），京都市：株式會社臨川書店，昭和45年（1970）9月30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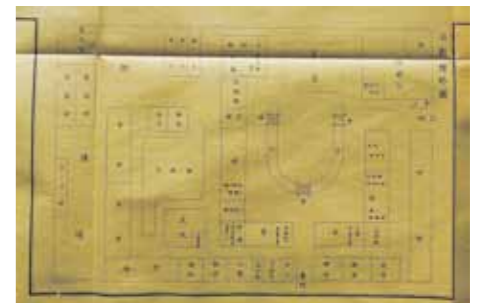


圖55 會津若松藩日新館略圖，圖片來源：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十（附圖），京都市：株式會社臨川書店，昭和45年（1970）9月30日。

82. 吉川惟足（1616-1695），江戶時期前期神道家。初名元成，後稱惟足、從時。稱為尼崎屋五郎左衛門，號視吾堂、相山隱山、相隱士。是吉川神道的創始者。

83. 山崎闇齋（1619-1682），江戶時期前期儒學者、朱子學者、神道家、思想家。屬於朱子學者之南學派。創設了朱子學崎門學派，也是神道教說之垂加神道的創始者。

84. 城戶久，《藩學建築》（京都市：株式會社養德社，1945.12.10），頁87。

85. 城戶久，《藩學建築》，頁87。

86. 田中正玄，會津藩田中家之祖，於1613-1672擔任江戶時期會津藩大老。是會津三家、會津九家、會津田中家的第一代。通常被稱為三郎兵衛。其妻為廣儀御書院番大久保新藏之女。祖父為田中治右衛門玄儀（淡路守直茂），父親是佐渡金山奉行田中清右衛門正長（玄重・清六），母親是野本氏之女。

87. 城戶久，《藩學建築》，頁87。

88. 城戶久，《藩學建築》，頁87。

二之丁，北有米代一之丁為界，由四條馬路所區劃出來的一個區塊，是一規模大的學校。⁸⁹

進入日新館南門後是中門的戟門正面，就是聖堂。（圖56、47）中門左右有2樓建的東塾與西塾，將聖堂的前庭圍繞。東塾有三禮塾、毛詩塾、習書寮、居寮；西塾則有尚書塾、二藝塾，醫學寮，與學習禮儀式、神道、皇學的場所。⁹⁰

又，武藝稽古場位於南門左右，形成學舍的外廓。亦即，在南門之東，有一刀流、真天流的稽古所與師範宅，西邊有各種流派的劍術、槍術之稽古所。圍繞學舍西塾之西，有水練場與講武場（兵書講習場）。（圖57）還有，在基地的西北角有稱為觀台的天文觀測台。⁹¹（圖58）

要言之，日新館是以聖堂為中心的配置，從正面南門開始，將戟門、泮池、聖堂配置在南北一直線上，文武學舍大略以軸線作對稱性的排列。但是聖堂有東西階，屋頂上裝設有如鬼狀頭及鬼龍子的脊飾，內部空間也立有兩楹柱，裡側亦有室與東西兩房，聖堂的前面有半環形的泮池。還有在前面的戟門左右有圓形窗等，這些作法並不常見於日本傳統建築，是根據朱舜水的學宮圖說的作法。根據飯田須賀斯氏的研究，知道聖堂、中門作法是來自《儀禮旁通圖》的〈寢廟辨名圖〉（圖18）；至於泮水的形式，則自

89.城戶久，《藩學建築》，頁87。

90.城戶久，《藩學建築》，頁87-89。

91.城戶久，《藩學建築》，頁89。



圖56 會津若松藩日新館戟門北望聖堂（大成殿）。照片前半部為泮水與南側架橋，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圖57 會津若松藩日新館水練場與武校，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禮書》所載〈諸侯學圖〉（圖59）；而中門開圓窗的建築手法與聖堂屋頂上的裝飾則是受到朱舜水的計畫圖影響所致。⁹²

但是要注意的是日新館沒有其他藩學校所重視的講堂設施。根據城戶久氏的論述，這是因為會津藩只有出身身分較高的武士子弟入學日新館，其他的子弟們則是入學於同時增建的町講所的南學館、北學館。這種非常重視格式，進行相對應完全分離獨立教化機關之設置，因此進入日新館學習的生徒人數非常稀少。除此之外，日新館還特別設置教授神道的塾舍，因此神道學風也是這個學校的特色之一。⁹³

飯田須賀斯指出在《新編會津風土記》引用《會津藩教育考》，針對日新館的南門、戟門、東塾、西塾、類（泮）水、石橋、堂途、泮宮等設施。⁹⁴

（1）南門：位於泮宮正南之門。南門至戟門有鋪設石材的道路，寬2間（約3.62公尺），長7間（約12.74公尺）。

（2）戟門：戟門左右各有一室，左室懸掛大鼓，擊鼓以報時。左右亦有廊，通往東西塾。從戟門至石橋鋪設有石材道路，寬2間（約3.62公尺），長為3間（約



圖58 會津若松藩日新館天文臺上往東南望，右邊歇山屋頂突出的大型建築為「武校」，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圖59 《禮書》所載〈諸侯學圖〉，圖片來源：《禮書》（收於司馬遷，《史記》）。

92.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岩波書店，1939），頁947-1014。

93.城戶久，《藩學建築》（京都市：株式會社養徳社，1945.12.10），頁89。

94.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岩波書店，昭和14.8），頁998-999。

5.46公尺)。(圖47)

(3) 東塾：位在進入戟門後的右手邊，自東邊往北折，直至大學之前。為2樓造，面向內庭有披簷，戟門之東稱為三禮塾，其北稱為毛詩塾；2樓為習書寮，北端為「居寮」(宿舍)。居寮的生徒有藩給予的給養。

(4) 西塾：位在進入戟門的左邊，從西邊往北折，再往東折與泮宮西邊的渡殿相接。為2樓造的建築，面對中庭有披簷。戟門之西稱為尚書塾，其北稱為二經塾。這裡的2樓也為習書寮。二經塾的北邊，開有通路，其北為醫學寮。向東折處為學習禮式、算術及天文等學問的地方。在此也可以學習散樂，東端為神厨，2樓是教授卜部神道、垂加神道與和學的場所。還有，在醫學寮的北邊有社數奇屋，名為茶寮，是教授茶道的場所。

(5) 泮水：水渠從大學開始，繞過泮宮南邊，到達西塾醫學寮前面。左右的水岸則積砌會津若松郡篠山村所產的材木岩。(圖55、60、56)

(6) 石橋：有三處，一為戟門之北，泮宮正南的石牆，一位於東塾之西，另一位於西塾之東，都架於泮水之上。(圖55、60、56)

(7) 堂途⁹⁵：從泮宮正南石橋開始，分左右兩道的堂途，直至東西兩階之下，地面鋪石材。(圖56)

(8) 泮宮：建築南向，屋根鋪以銅片，前有東西兩階，後有側階，都是五級，室堂戶牖之



圖60 會津若松日新館東側泮水架橋，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95.根據田中淡的研究，知道「堂途」的作法起源自中國上古時代。《詩經》，〈陳風·防有鵲巢〉，「中唐有覽」。〈毛傳〉，「中，中庭也。唐，堂塗也。覽，瓚甌也」。《爾雅》，〈釋宮〉，「廟中路謂之唐。(郭注。詩曰。中唐有覽)。堂塗謂之陳。(郭注。堂下至門徑也)」。參見黃蘭翔翻譯，《中國建築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1.10)，頁114-123。(日文原著：田中淡著，《中國建築史の研究》，弘文堂，1989。)

制，皆是模仿唐土三代典故。於南面中央懸掛匾額，上書大成殿。為水戶中納言治卿之筆。室的裡側安置聖像，配祀顏回像。室之左右有東西房，鄉飲酒、鄉射等禮儀皆在這裡舉行。(圖61)



圖61 會津若松日新館聖堂聖龕，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7.27拍攝)

(二) 萩藩明倫館(1718)

1. 藩校的興造沿革

長州藩的毛利吉元(1677-1731)就任藩主之後，在保永4年(1707)，繼承了原毛利吉廣未能實踐設立學校的遺志。吉元首先提高那些將儒官、武藝師範為世業的人之地位，給予了他們優渥的報酬。在享保3年(1718)12月，決定在堀內追廻處1,220坪之土底，設立藩校明倫館(史稱舊明倫館)。因其以重視文武兩道的綜合教育為目標，這個學校設置了聖堂(孔子廟)、講堂、學寮與學習槍、劍、砲、弓術之稽古場。儒官小倉尚齋被任命為第一任校長(「學頭」)。後來在享保19年(1734)，制訂了明倫館學規與學則，確立了教育之基礎。⁹⁶

關於舊明倫館的空間配置，有飯田須賀斯在〈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中，指出：

〈長門國明倫館記〉：

(前略)維享保3年(1718)戊戌，泰栢侯立11年(中略)，是年秋遂命有司興學宮(中略)，北為先聖廟，講堂居中，左為經籍之庫，右為廚，廚之西為齋宮(中略)，越明年己亥正月告成，於是二月上丁始祭先聖、四配於學。⁹⁷

於弘化3年(1846)12月，(藩主毛利)慶親(1819-1871)以國家的老臣增

96.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27-228。

97.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岩波書店，昭和14.8)，頁996。

田玄蕃為學校之總奉行，任命村田清風（1783-1855）為學校職員（「學校御用掛」），從事搬遷與擴建明倫館的工作。建設於萩江之對岸，採土砂掩埋水田與旱田、蓮田，堆積土壤整地面積達14,349多坪，在此興建了建築物坪數2,734多坪的學舍建築。於嘉永2年（1849）正月，建成了新明倫館（史稱新明倫館）。新明倫館以聖堂為中心，在其東邊有講堂與各學寮的「文場」，在其西邊配置了槍術、劍術、弓術等的各道場之「武場」。在學校的西北角，設置的銃陣練習場。從新明倫館的規模與結構來看，這所學校已經大大超越了於享保3年（1718）設立之舊明倫館校舍。以現代的話來說，它已是一所大型的綜合學園。⁹⁸（圖62、63）

於文久3年（1863），藩的行政部門「役所」遷移至山口，這時的明倫館也分處萩與山口兩地，也稱之為萩明倫館與山口明倫館。因為藩的主要行政力被移至山口，自然將重心置於山口明倫館。於慶應3年（1867），萩明倫館的兵學科目也都遷移至山口，萩明倫館則被稱為文學寮。⁹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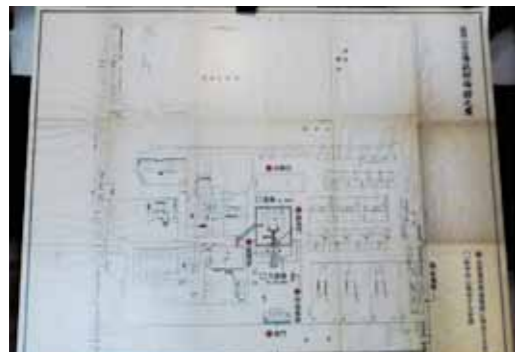


圖62 標示舊山口藩萩明倫館遺跡所在地圖（展示於有備館）。底圖收錄於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十（附圖），京都市：株式會社臨川書店，昭和45年（1970）9月30日）。



圖63 舊山口藩萩明倫館之圖，圖片來源：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十（附圖），京都市：株式會社臨川書店，昭和45年（1970）9月30日。（原圖載於《日本教育史資料》）

98.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28-229。

99.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29。

2. 萩藩新明倫館之空間配置

從新明倫館的「舊山口藩萩明倫館之圖」（圖62），指出從中央南門進入，正面有聖廟的一個區塊。聖廟（孔子廟）被稱為宜聖殿，宜聖殿之外，有鋪石路，東邊有暫時性的「奏樂假屋」、「拜見所」；西邊有「手水屋」。於鋪石路的盡頭有觀德門。觀德門的左右接續有左右兩塾。出了觀德門，有泮水的水池，上架有萬歲橋（圖64）。於石橋的前庭東邊有明倫館碑，西邊為守護人的「番所」。（圖65、66、67）



圖64 現在位於萩城本丸遺跡的「志都岐山神社」前，原來明倫館泮池上的「萬歲橋」，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圖65 萩藩明倫館觀德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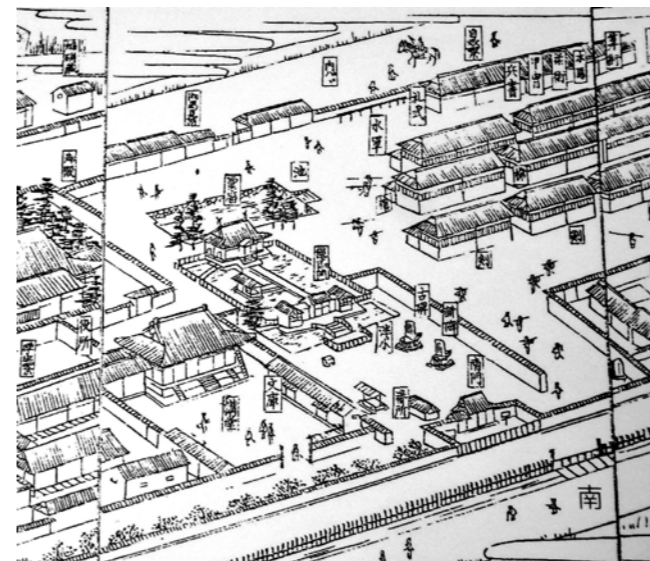


圖67 新明倫館聖廟透視示意圖（展示於有備館），圖片來源：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十（附圖），京都市：株式會社臨川書店，昭和45年（1970）9月30日。



圖66 萩藩明倫館南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明倫館碑有新舊兩塊，其一為舊明倫館時代的碑，當新館落成時，移建過來的碑。它記述了寬保元年（1741）2月，毛利宗廣創立了明倫館傳到後世的故事；另一刻有新明倫館記之石碑。兩碑同大，共同被置於方形石壇的鼉（龜跌）上。過了前庭，可以抵達南門，南門稱為「表御門」（正門）。¹⁰⁰（圖67、68）



圖68 萩藩明倫館碑，圖片來源：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229。

講堂位於聖廟之西，它是60坪大的「大廣間」，在它的前面有書庫。講堂之西，有廚房與書生寮2棟建築，建築連續達到西門。講堂之北有成美堂，或稱之為學校御殿的一個區塊，這裡是藩主來臨時使用的建築，中門稱為觀旂門，這棟建築正門面向西，設置有御成門。成美堂前面，亦即從御成門進來後，左右有醫學所，也就是濟生堂與校長學頭住宅的一個區塊。¹⁰¹

講堂之東是演武場，稱之為東武藝場。南邊配置有三處整齊的射術場；其他還有大砲、木馬、柔術、兵學、水軍、禮式等的練習稽古場。於聖廟的背後，挖鑿有水池，作為用水與練習游泳的設施。水池東西有21間多（約38.22公尺），南北8間多（約14.56公尺），深有1間半（約2.73公尺），周圍用切塊玄武岩砌邊，於南邊及東邊的大略中央位置，有處昇降用的石階梯，據傳，這是村田清風的設計。但是，在這些設施的背後，東西貫穿基地的內部馬場，在馬場北邊有銃陣修練廣場與蓮池。¹⁰²

關於新明倫館的建築配置，同樣是飯田須賀斯在〈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中，指出：

100.城戶久，《藩學建築》，頁56-57。

101.城戶久，《藩學建築》，頁57。

102.城戶久，《藩學建築》，頁57。

關於嘉永2年（1849）的建築，有〈重建明倫館碑〉中，有如下的陳述。「（前略）昔泰桓公之創明倫堂也……相地於城門之內，以經營焉……，爾來迄今百三十年……昔之所經營，今也狹隘殆不能容，非宏其規模而增其式廓，則不得適時勢之宜矣。及今侯立，而丕承遺績，宵旰匪懈思以紹明前烈，乃命宰臣曰……先公創建規模既備矣，今又廓而宏之，豈非繼述之道也。即汝其與有司議之，於是執政與有司胥謀。乃就府下中央之地，而則擇寬敞之區，重營其宮。肇工於弘化丙午（1846），迨今春告成。……

聖廟居中殿堂巍然，門塾修正，泮水環之，結構之壯，輪奐之美，於舊有加焉。講堂在其西，庖厨、學舍相次而西。東則為演武場，北則為練兵之區，小學有堂，肆禮有舍，天文書算之場，騎射調射之埕¹⁰³，亦盡具焉。廟後鑿池蓄水，可以習水騎。講堂之北，設公館為公臨學而養老試士之所。而四外周以溝塹，大門在南，以正方面，於是學校之制，煥然大備矣。……嘉永2年（1849）歲次己酉春三月，館祭酒山縣禎文祥僅撰¹⁰⁴（圖69、70、71、72、73）



圖69 萩藩明倫館有備館，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圖70 萩藩明倫館聖賢堂，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圖71 萩藩明倫館孔廟大成殿（於明治13年，遷移至現在萩市北古萩町，成為海潮寺本堂），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103.界線、界限。如：「界埕」、「埕內」、「埕外」。《淮南子·精神》：「休息于無委曲之隅，而游教于無形埕之野。」

104.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岩波書店，1939.8），頁996。



圖72 海潮寺本堂內部，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圖73 萩藩明倫館孔廟後水池習水騎，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0.22拍攝）

（三）水戶藩¹⁰⁵ 弘道館（1838）

1. 藩校的興造沿革

水戶藩第2代藩主德川光圀（1628-1701）投入相當心力與熱忱於學問追求與學校的興造上。他於寬文5年（1665），招聘明朝遺臣朱舜水（1600-1682），並於同10年（1670），根據朱舜水所著的《學宮圖說》，製作了30分之1的聖堂（孔廟大成殿）模型。（圖16、17）但是水戶藩實際建造藩學校，要遲至一百數十年後的天保9年（1838），由第9代藩主德川齊昭（1800-1860）的治世之後。¹⁰⁶

當德川齊昭就任藩主後，改革派的藤田東湖（1806-1855）、會澤正志齊（1781-1863）們即向藩主提出興建學校的強烈請願。終於在天保4年（1833）開始籌備興學。但當時不幸又碰上大飢饉，工程也因此遲緩，經過了一些曲折，在同8年（1837）6月，藩主命令藤田真正與藤田東湖2人，制訂館記草案，決定了館名為弘道館，於9年（1837）3月，公布了館記。同時在城內第三郭內，即57000多坪土地，開始弘道館的建築工程。於12年（1841）8月，做暫時性的開館，開始了藩士

105.水戶藩是統治今天的茨城縣中部及北部的藩，藩廳置於今天的水戶市，過去的水戶城。

106.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2。

子弟的文武教育。於安政4年（1857）5月，才正式舉行開校儀式。但是在經歷15年後的明治5年（1872）12月，因為廢藩置縣的政策，學校也遭關閉。後來校舍被暫時性地作為縣廳廳舍使用，直到明治15年（1882）為止，後來被作為小學校、女學校之校舍使用。¹⁰⁷

2. 弘道館的平面配置

弘道館自從天保12年（1841）8月，開館之後，在它的規模及結構上一直都沒有作太大的改變。其總面積有57,000多坪，位在水戶城內第三城廓內，西邊逼近城壘，東邊與城門相對，在南與北的邊界中間，各開設1門。東邊與城門相對，在約略中央位置開設了正門，另外就在正門靠北邊附近處，又開有1門作為事務性進出的「通用門」。¹⁰⁸（圖74、75）



圖75 水戶藩弘道館正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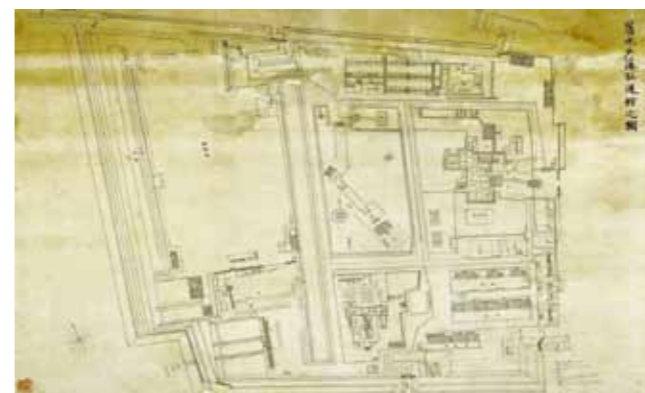


圖74 舊水戶藩弘道館之圖，圖片來源：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十（附圖），京都市：株式會社臨川書店，昭和45年（1970）9月30日。（原圖載於《日本教育史資料》）

107.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2-83。

108.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5。

進入正門之後，接著來到主體建築的前方，主體建築的前面是玄關。玄關之南，有正廳、書院之間、二之間、三之間的空間組成。玄關之北臨接稱為「大番所」的房間，並且有一長廊向北延伸。在長廊的西邊是至善堂，東邊是國老官位以下，各個階級官吏的值班處（「國老以下諸有司直所」），長廊的盡頭是「文武教職員直所」，再往東去是廚房與監察局的「目付け方」，這些與玄關相連的一系列各個空間，可以說是弘道館的中央管理部。（圖76、77、78、79、80）

於正廳的背後，位於大約中央的一區塊，有聖廟（孔子廟）與鹿島社。這是弘道館教學的精神中樞部，特別是鹿島社，祭祀的是武道之神，從城縣鹿嶋市鹿島神宮分香火來的祭祀神。因為鹿島神社配置以朝向鹿島神宮，因此神社朝向西北，也因為如此，這個軸線與弘道館其他建築朝向出現互為傾斜關係，弘道館也因這種特異的配置關係而受到注意。鹿島社的本殿、拜殿的周圍有圍牆（「瑞垣」）圍繞，拜殿前有仁慈門，還有第一、第二神門面向外部開設。還有，一般聖廟（孔廟）都採朝向向南的習慣，但是這裡卻朝向西。廟的正門為戟門，門外西方稍遠處有鐘樓，而鹿島神社西邊有八角碑亭。¹⁰⁹（圖81、82、83、84、85、86、8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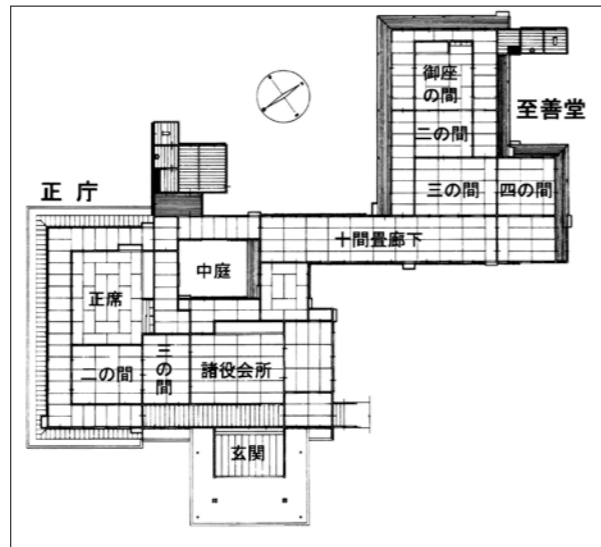


圖77 水戶藩弘道館正廳、至善堂等平面，圖片來源：(株)至文堂，《近世の學校建築》，《日本の美術》第538号，東京：(株)きょうせい，2011年3月10日，頁37。



圖76 水戶藩弘道館玄關、正廳，圖片來源：中山九四郎編，《日本現存文廟》，東京：財團法人斯文會，昭和10年(1935)4月。



圖78 水戶藩弘道館正廳南側，圖片來源：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學校建築と教育》，頁87。



圖79 水戶藩弘道館正廳御書院，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圖80 水戶藩弘道館至善堂，圖片來源：(株)至文堂，《近世の學校建築》，《日本の美術》第538号，東京：(株)きょうせい，2011年3月10日，頁37。



圖81 水戶藩弘道館孔子廟大成殿，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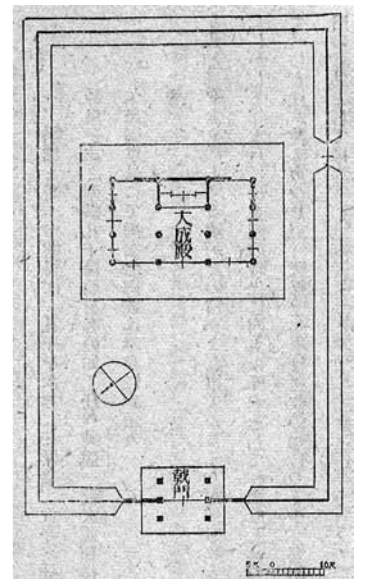


圖85 水戶藩弘道館孔子廟平面圖，圖片來源：城戸久，《藩學建築》，京都市：株式會社養德社，1945年12月10日，頁140。



圖82 水戶藩弘道館孔子廟戟門，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圖83 水戶藩弘道館鹿島神社，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109.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學校建築と教育》，頁85-86。



圖84 水戶藩弘道館八角碑亭，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圖86 水戶藩弘道館孔子廟，圖片來源：中山九四郎編，《日本現存文廟》，東京：財團法人斯文會，昭和10年（1935）4月。



圖87 水戶藩弘道館孔子廟大成殿內部神龕，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除了有以上的正廳與聖廟、鹿島神社兩核心區塊外，周邊地區供為文場與武場之用的場地。水戶藩的教育實踐特質採取文武不岐的立場。在此先就關於文場部分說明，於正廳之北的一區塊，有句讀局、教職直所、管庫直所、編修局、系纂局、講習別局等，稱為文館的場所。這些文館隔著玄關，玄關西邊有稱北舍、中舍、南舍的三棟居學寮，在三舍之西，附設有另一居學寮、寄宿寮、講習寮等設施。¹¹⁰（圖74）

又，在文館之南，於正廳、至善堂區塊內之北邊，與文館相對的位置，興建有外舍。外舍被分隔為5室，從東邊起，順序為歌學局、兵學局、音樂局、諸禮局。文館南舍之西，有包括地圖局在內之天文數學所。針對居學寮，若用現代的學校教學設施概念來理解，就是以學習能力的差異，做等級制的分班，而設置的學習場

所，以及因學習科目類別而有的特別教場之外舍，設置了這二種類型的教場空間。另外，弘道館還設置了與文館及外舍有些許不同性質之醫學館。可以從設施內容知道醫學館本身擁有某種程度的管理自主性。它設置有居學與講習2寮外，還有本草、蘭學、調藥、製藥各局，也附設有治療所、養牛場、藥園等設施。¹¹¹（圖74）

關於武藝學習設施的「武場」，有位於正廳之南的武館，由北舍、中舍與南舍的三舍構成。北舍為劍術場，中再分為三場，一流派擁有一場的練武空間。中舍為槍術場，同樣一流派一場，中亦分為三場。南舍、舍有居合拔刀術、薙刀、柄太刀、柔道等練習場，雖然中也分為三場，但是各練習場地都有三、四流派交替輪流練習（稽古）。在各練習場地內，都設置有為藩主或藩重臣的專有席座，以作為當他們親臨視察的座席。¹¹²（圖74）

其次，還有稱為軍事局的設施，位在鹿島社之東，並設有土藏（武器庫）2棟，是為關於「武場」相關事務性工作辦公之處。除了武館、軍事局之外，全體弘道館基地範圍之西半部，大部分作為調練場之用。西側有馬場，東側有馬埒，南側有製作場、神發流的砲術場、廢方役所，以及馬夫（「馬卒」）的駐留場所，飼養34匹馬的廄舍。最南的西邊角落空間，冬天與春天作為弓術場，夏天與秋天則作為砲術場，因此它被命名為弓砲場。這裡也分為三個區域，一流派使用一教場。¹¹³（圖74）

要言之，弘道館擁有文館、武館、醫學館三個部分，以今天對學校的說法，其實就是一所綜合大學；但卻無講堂之設。就如水戶藩這樣的大藩，經營了大規模的學校，也無設置一般性的大教場之講堂。水戶藩的情形，14歲以前的生徒從事純粹的書籍閱讀，至於劍術則在公認的家塾或是師家道場學習，在15歲的時候，通過考

110.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6。

111.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6。

112.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6-87。

113.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7。

試合格者才能進入弘道館學習。所以並沒有多數人一同會合學習設施的需要。¹¹⁴

3. 聖廟（大成殿）

聖廟是藩主德川齊昭在天保12年（1841）建造的建築。它位於弘道館正廳背後，整體基地偏北的建築。孔廟規模不大，配置朝西。這說明了水戶藩不採如其他藩般遵守聖廟朝南的作法，這種不重中國孔廟配置制度，據傳德川齊昭曾經說過，既然孔子來到日本，也應該是住在日本式的家屋。現存這座大成殿是因被戰火燒去，近年又再重建的建築。¹¹⁵（圖81、82、83、86、87）

大成殿正面柱間有三開間，側面亦有三開間，屋頂形式為歇山頂。正面中央開間寬，次間窄，平面為矩形的建築。柱子斷面全為圓形，正面中央間裝設兩片向外開的門榻扇（「棧唐戶」），兩旁為上半部向外支撐的「蔀戶」，側面前兩開間為「蔀戶」，其他一開間為華頭窗。內部地面是鋪磚土間，地磚接縫用白灰「漆喰塗」海鼠形手法，天花板為格子天花板「格天井」，中央立有兩根獨立柱子，正面裡側設有聖龕，聖龕的門扇塗上黑漆。¹¹⁶ 同樣地，根據朱舜水的學宮圖說，在孔子廟大成殿與戟門的中脊兩端，都裝設有怪獸形的鬼龍子。

（四）水戶藩常陸延方¹¹⁷ 學校（1808）

1. 藩校的興造沿革

延方鄉校是（茨城県）行方郡奉行的小宮山昌秀，與鄉的父老共同計畫，於文化5年（1808），在行方郡延方村，所創設的學校。它的設置竟然可比藩學校的弘

114. 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87。

115. 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90-91。

116. 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91。

117. 日本茨城県潮來市。

道館早了30年。當初校名稱爲延方學校，在弘道館設立之後，改稱爲延方鄉校。此校以教育鄉醫、神官、鄉士、村民爲目的而設立，科目採用了醫學、漢學、國學，後來也加上了武術。但是今天對延方學校內所設置的文武兩場的規模內容與相關配置並不清楚，若從唯一現存的遺構聖堂來推測，它原來其實是具有相當規模之學校。¹¹⁸

2. 遺構聖堂（大成殿）

這棟聖堂創建於文化4年（1807），聖堂內部還置放有水戶藩主德川齊脩親書「至聖先師孔子神位」之木牌。延方學校於明治5年（1872）廢校，聖堂在明治11年（1878）被移至今日的茨城県潮來町津知，通稱爲爲「二十三夜尊堂」之社殿。當移建當時，不再築造建築臺基，改成日本建築的干闌構之基礎「土台」，鋪上地板。¹¹⁹

若按中國建築的空間概念，現存建築爲正面面闊3開間，進深4開間。（圖88、89）但是其實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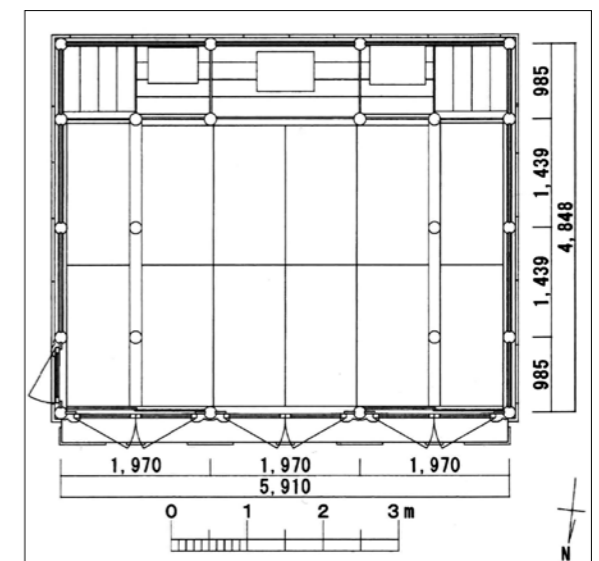


圖88 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聖堂（大成殿）復原平面圖，圖片來源：（株）至文堂，《近世の学校建築》，《日本の美術》第538号，東京：（株）きょうせい，2011年3月10日，頁47。

118. 城戸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頁93-94。

119. 「茨城県教育委員会」網站，「茨城の埋蔵文化財（発掘・整理遺跡）」「二十三夜尊堂（旧延方学校聖堂）」，網址：<https://www.edu.pref.ibaraki.jp/board/bunkazai/ken/kenzou/1-42/1-42.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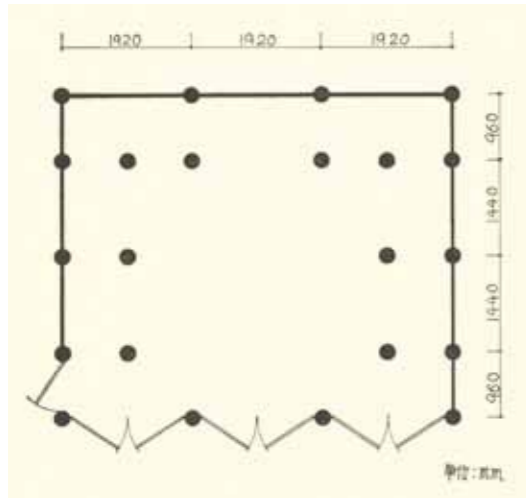


圖89 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聖堂（大成殿）推定復原平面圖，圖片來源：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學校建築と教育》，頁95。



圖90 原為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聖堂（大成殿）。現位於茨城県潮來町津知「三夜堂」之社殿，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拍攝）

是日本建築空間設計構想，亦即如圖91所示的「三間四面」平面配置。只不過延方學校聖堂省略「母屋」前面中央的2根柱子。（圖88、89、90）如此的平面，原來由「三間」的柱子所圍的「母屋」（「內陣」）空間，改由前面「庇」正面中央兩根作為「母屋」前面的界線。換言之，將前面「庇」空間，納入並擴大了「母屋」空間。從現存建築前面「庇」的屋頂作成捲篷，其與母屋兩斜坡屋頂不同，（圖48）就知道原來是「三間四面」的空間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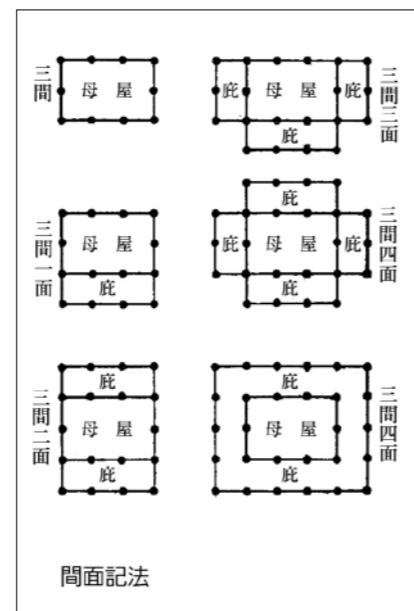


圖91 日本社寺建築間面表示記法，圖片來源：太田博太郎著，黃蘭翔譯注，《日本建築史序說》，臺北：南天書局，2018年，頁95。

念，轉化而來。現在屋頂為鋪貼鐵板，歇山頂樣式，原來或許是鋪貼銅板之建築。從柱子下部的痕跡，可以判對屋內原為土間，但是移建的時候，鋪設了抬高地板。正面三間各別裝設兩片向外開的門榻扇的「棧唐戶」，右側面靠近正面處之柱間，為單片向外開門榻扇的「棧唐戶」，其他的側面柱間全用板牆封閉。¹²⁰

聖堂的結構與細部具有特殊的作法。首先是其結構，在「母屋三間」兩側中央柱子，支撐中央的中脊木。（圖49）。其屋頂所鋪設的椽木斷面為圓形，屋內不作天花板，採用徹上露明造。周邊「庇」的迴廊空間屋頂內部也採用徹上露明造，不設置天花板，其椽木斷面亦為圓形，四面庇屋頂都作成圓筒狀，在日本一般稱這樣的屋頂為「黃檗天井」。（圖48、50、51）建築外部屋簷下，用出跳斗拱支撐出簷，其整棟聖堂屋頂椽木排列，有如日本禪宗樣式本堂建築，用輻射狀排列的椽木作法。除平面空間之配置外，其他木結構作法很像是模仿自中國南方建築風格的技法。

六、結論

在撰寫本文之前，我們已經從中國、越南與臺灣的比較研究，以及京城孔廟／國子監和諸侯地方孔廟／學校之間的對照關係，發展出「左廟右學」的「並列型」孔廟及「前廟後學」的「中軸型」孔廟。因受「左廟右學」的京城孔廟之影響，中軸型地方性孔廟也發展出「擬並列型」孔廟之型態。（圖1）

我們看日本的孔廟建築之發展，其實日本的儒學與孔廟並沒有導入東亞普遍存在的科舉制度，所以並沒有將孔廟視為考試場所，亦有其他種種的發展特質。我們就以「江戶昌平學問所」為例，它是由將軍家提供建築與經營的費用，由一介儒生興建私塾與聖廟（孔子廟），剛開始時，將軍並不親自營造孔子廟，有如將孔廟寄

120. 城戶久、高橋宏之共著，《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學校建築と教育》，頁94。

放在私人宅裡。雖然最高統治者的將軍，偶爾也在此講經、講學，但是大多數是由藤原惺窩、林羅山、林鷲峰及林信篤等儒學者講經給將軍聽。

後來在元祿3年（1690），由第5代將軍德川綱吉才遷建私塾的忍岡私塾至湯島興建了聖堂（孔子廟），於寬政9年（1797），改湯島聖堂為幕府直轄的學校，這也就是聞名的「昌平坂學問所（一般稱為「昌平校」）」。在忍岡私塾時代，其私塾與孔廟的關係就是隔著聖堂（孔廟）西牆，並列了將軍貴人來訪時所用的御成殿與饗宴座敷。遷建至湯島後的聖堂與昌平校之間配置關係，無論這裡的御成殿，改稱為外廳、行殿，或是廳堂、齋堂、學舍、廟幹舍，甚至如圖28所示，在聖堂西側的廣大房舍裡，區分出廳堂與講堂之別，也能看出別於東側的聖堂建築群，於其西側興建了備為將軍到訪而設置的廳堂。在廳堂空間之後側或是外圍，則興建了為教學講經的講堂、學舍、學寮空間。

這種昌平坂學問所的並列聖廟與正廳／講堂的空間秩序，其實並非孤例。就如創立於平安時期初期，或是鎌倉時期，屬於日本中世時代的高等教育機關，也是室町時期（1336-1573）至日本戰國時期（1467-1590）日本關東地區的最高學府之足利學校，它也是聖廟（孔子廟）與祈禱殿／御宮殿／書院／庫裡等前後兩部分的建築並列的配置方式呈現。儘管在圖2的「境內惣坪數並諸建立物繪」圖中，已經可以確認城主大名來訪的御宮殿佔有面積不大，主要是作為講堂之空間佔去絕大部分的建築。

影響日本藩學校建築興建與空間配置者，除了上述這種源自私塾、住家、講堂，增建聖廟與將軍、城主大名蒞臨招待所的正廳、行殿，並列前後兩組建築群之藩學校聖廟的發展脈絡外，還可以看到受朱舜水所提之《學宮圖說》之影響的藩學校。因為朱舜水留下了《學宮圖說》，也為水戶藩製作了30分之1的聖堂（孔廟大成殿、戟門）模型。並有相當詳細的文廟、啓聖官、明倫堂、尊經閣、學舍、進賢樓、廊廡、射圃、門戶、牆垣等建築之樣式。據傳，寬政11年（1799），增擴重建

昌平校時，就是根據朱舜水的模型與設計圖而建造的。

若從湯島聖堂大成殿與杏壇門屋脊裝飾、杏壇門上的圓窗設置等作法與樣式，確實可以理解朱舜水的《學宮圖說》與建築模型的影響之有效性。還有會津若松日新館，將聖廟以南門、戟門泮水與中央架橋為日新館配置之中央軸線，戟門兩塾開設圓形窗、中央開間門形採華頭門、屋脊採用鬼狀頭與鬼龍子（傍吻）脊飾，大成殿聖堂室內地板為「土間」、內部中央立有兩根楹柱、屋頂脊飾亦採用鬼狀頭與鬼龍子（傍吻）等作法，這也讓我們理解朱氏的建築圖說及模型與會津若松日新館之間的密切關連性。

另外，就萩藩明倫館的案例，從「舊山口藩萩明倫館之圖」（圖63），可以知道它是以聖廟（孔子廟）為中心，前有泮水，泮水上架萬歲橋，再往前是觀德門與南門的明倫館門，其他的文部與武部配置在聖廟的周邊。這種以聖廟為核心的空間配置構想與朱氏的建築圖說是相符的。至於聖堂的建築風格，因為明倫堂曾於明治7年（1874）慘遭火災的燒毀，於同13年（1880），聖堂被移建為海潮寺本堂，本堂整體建築為日式抬高地板（干闌式）內鋪榻榻米作法，建築脊飾為「鷗尾」，這與朱氏的建築圖說與模型相差太遠。（圖71、72與圖35）是否因為遷建時有所更改不得而知。另外，現存最能說明朱氏所設計的大成殿結構與樣式者，是水戶藩延方學校聖堂。這棟現存的聖堂，也是在明治11年（1878）被遷移至潮來町，今天稱為「二十三夜尊堂」。儘管地板面被改為抬高之干闌構，屋頂原鋪設銅板也被更改為鐵板，脊飾應該也被重新設計成類似日本城堡屋脊的「鯨」，（圖92）但是其室內的屋架結構幾乎就是忠實反應朱舜水的建築設計。原有延方學校



圖92 原為水戶藩常陸延方學校聖堂（大成殿）屋脊兩端脊飾。與朱舜水設計的鬼龍子（傍吻）不一樣，圖片來源：黃蘭翔提供（2015.12.22 拍攝）

應該也是配置聖廟在中心位置之規劃設計，只可惜今天只剩聖堂被保留下來，無從推考其原有的配置與規模。

相對於會津若松日新館、萩藩明倫館、常陸延方學校等，以聖堂為核心配置的藩學校，甚至昌平坂學問所也都將聖廟視為與將軍蒞臨時的正廳平行而重要，而置於並列之位置。可見日本藩學校重視孔子廟的興建與配置位置。但是，在水戶藩弘道館的情形卻表現得相當特殊，雖然朱舜水是水戶藩主德川光圀所招聘，親自請他繪製《學宮圖說》與製作聖堂模型，但是弘道館的中心卻是藩主蒞臨時使用的正廳、諸役會所、至善堂與講堂等空間，聖堂卻被置於正廳後側的另一區塊，並且向西興造。它與鹿島神社並稱為弘道館文武並重的辦學精神中心之表現。即使聖堂本身建築的脊飾與土間之室內作法，這些來自朱氏的孔廟建築設計，然而其整體的建築卻已經日本化為與日本佛寺建築相類似的風格了。

還有，藩學校與朱舜水的《學宮圖說》間最大的不同，可以湯島聖廟與朱氏的規劃圖來做比較。其最大的差異在於湯島聖堂沒有曲折，「在樞星門之北，呈凹字形的流水池，其北端抵達中軸線中間位置」。頰（泮）池是諸侯學校的象徵，因此對於孔廟學校而言，泮水的設置是非常重要而不可或缺的設施。從朱舜水所規劃的孔子廟學校之平面配置圖（圖39），可知孔廟位於中央最重要位置，所佔的面積也最大。大成殿後有貯藏經書的尊經閣，作為講堂教學的明倫堂則位於右側，祭祀孔子父親先祖的啓聖宮，則位於大成殿左後方。這種配置就如中國地方諸侯之廟學配置關係。但是中國與臺灣的孔廟泮池仍維持中國上古以來地方諸侯孔廟之半圓月亮型為傳統形式，（圖53）但是朱舜水設計的向北折成凹字型，或許可能受到「《禮書》的諸侯學圖」（圖59）的影響，成為弓箭的弧線的半圓形。

行文到最後，想提出的是，本文原來企圖以儒學藩學校建築來補足過去東亞文化圈建築論述的遺漏，另一方面也以日本固有傳統建築文化為本，全面觀看文化中心地中國以外的國家日本，它是如何接受、改變來自中國的儒學思想與儒學建築之

樣態與變遷。經過對日本藩學校全面的調查後，因為受限於文章篇幅限制，本文只能處理那些受朱舜水《學宮圖說》影響的案例。

其實還有如鳥取藩尚德館（1757）、米沢藩興讓館（1776），它們採用了日本神社營造方式，祭祀孔子像於本殿內的案例。亦有如根據江戶儒學者大槻平泉（1773-1850）的「講堂之制」所興造的仙臺藩養賢堂（1760），而「講堂之制」乃是可上溯《考工記》關於中國宮殿起源之夏商周宮室營造論述。¹²¹ 除此之外，本文對於附設於大成殿、講堂，起源於中國古代的東階與西階的課題，也沒有進一步延伸的討論，它們其實是可以上溯至中國上古時代的中心建築「堂」與「室」為起源。本文中提及《會津藩教育考》所記述的「堂途」，雖然我們知道它也可以上溯中國西周的史料《詩經》中的記載¹²²，但本文對這些課題都還來不及申論。只能留待以後再進行分析與論述了。

121.關於中國上古時代夏商周的宮殿營造之討論，可以參考黃蘭翔翻譯，《中國建築史之研究》（臺北：南天書局，2011.10），頁4-27。（日文原著：田中淡著，《中國建築史の研究》，弘文堂，1989。）

122.黃蘭翔翻譯，《中國建築史之研究》，頁114-123。

參考書目

- (宋)楊復撰，「寢廟辨名圖」之「宮廟門」，《儀禮旁通圖 一卷》。
- (明)朱之瑜，上海文獻叢書《朱氏舜水談綺》，上海：華東師範大學，1988.8。
- (株)至文堂，《近世の学校建築》，《日本の美術》第538号，東京：(株)きょうせい，2011.3。
- 中山九四郎，《日本文化と儒教》，刀江書院，昭和10（1935）。
- 中山九四郎編，《日本現存文廟》，東京：財團法人斯文會，昭和10（1935）.4。
- 太田博太郎著，黃蘭翔譯注，《日本建築史序說》，臺北：南天書局，2018。
- 文部省編，《日本教育史資料》，京都市：株式會社臨川書店，昭和45（1970）。
- 日本文部省總務局編，《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集，富山房，1904。
- 犬塚遜，《昌平志》「元祿4年（1691）2月11日の条」（1818年），《日本教育史資料》第七卷，明治25.6.22，頁19-20。
- 史跡足利學校事務所、足利市立美術館，《足利學校：日本最古の学校 学びの心とその流れ》，平成25.11.28。
- 田中淡著，黃蘭翔譯，《中國建築史之研究》，台北：南天書局，2011。
- 和田芳男，《昌平校と藩学》，東京都：至文堂，1966。
- 城戸久，《藩學建築》，京都市：株式會社養徳社，1945。
- 城戸久、高橋宏之，《藩校遺構：江戸時代の学校建築と教育》，東京：相模書房，1975。
- 柳沢吉保、荻生徂徠、太宰春台，《憲廟實録》，東京：岩波書店，1989-1991。
- 茨城県教育委員會，《茨城の埋蔵文化財（発掘・整理遺跡）二十三夜尊堂（旧延方学校聖堂）》，茨城県教育委員會，網址：<<https://www.edu.pref.ibaraki.jp/board/bunkazai/ken/kenzou/1-42/1-42.html>>（2020.4.18瀏覽）。
- 財団法人斯文會編，《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写真と図版で見る史跡湯島聖堂》，公益財団法人，2003.4，頁8。
- 張濤，《北京孔廟與國子監》，《中國文物世界》第160期，1998，頁94-98。
- 閑谷學校創學330年紀念事業實行委員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録部會，《閑谷學校資料館圖録》，平成24.6.8。
- 須藤敏夫，《近世日本積奠の研究》，京都：株式會社斯文閣，平成13（2001）.3.5，頁34。
- 飯田須賀斯，《江戸時代の孔子廟建築》，福島甲子三編，《近世日本の儒学》，東京：岩波書店，昭和14.8。
- 黃蘭翔，《孔廟建築配置在中國、越南與臺灣的變遷》，《越南傳統聚落、宗教建築與宮殿》，臺北市：中央研究院亞太區域研究中心，2008.12，頁329-350。
- 趙爾巽著，列傳287「遺逸一」，《清史稿》，1928。
- 蔣元樞所篆輯，《臺南孔廟配置圖》，《重修臺郡各建築圖》，1777。
- 橫島菜穂子，《「湯島聖堂釋奠圖」について》，《孔子祭復活百周年記念事業：草創期の湯島聖堂——よみがえる江戸の「学習」空間》（筑波大学大学院日本美術史研究室編集），東京：国立大学法人筑波大学，2007。

The Architecture of Confucius Temples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Japanese Han Schools based on Zhu Shunshui's Vision

Lan-Shiang HUANG

Professor, Graduate Institute of Art History,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By analyzing the architecture of Confucian schools, this article exposes the limitations of current architectural discussions in the East Asian cultural circle. Based on traditional Japanese architectural culture, this article also demonstrates how the countries surrounding China as the cultural center have accepted or modified the Chinese Confucianism and Confucian architectural ideas.

Intriguingly, the author has been aware of the following fact with regard to how the Japanese built their school halls and Confucius temples: although the Confucian architecture in the Edo period of Japan was influenced by Zhu Shunshui—a Chinese Confucian scholar naturalized as a Japanese citizen at the end of the Ming Dynasty, some pieces of Confucian architecture in Japan still emulated the scholarly style of ancient China or appropriated the traditional architecture such as Shinden-zukuri or Shinto shrines.

The space limitations of this article do not permit a comprehensive discussion. As a result, this article focuses primarily on the “Japanese Han School” (hankō) under the

influence of Zhu Shunshui. The other related topics shall be analyzed and addressed in future studies.

Keywords: History of East Asian Architecture, Confucius Temple, Japanese Han School, Educational Policy on Humanities and Martial Arts, Chinese Vassal School, Zhu Shunshui